

愛的病狂者

顧仲起著

55
73



愛的病狂者

顧仲起著

上海
現代書局
1928

1928 11 25 付印

1928 12 25 出版

1 ——— 2000 册

████████████████████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愛的病狂者

—

這次，妻突然從H鎮來到S埠是完全出於鐵民的意料之外，而且是含有那樣滑稽與空虛的意味兒。

近來的鐵民，貧困與不穩定的生活，對於前途的沒有希望和不去希望，是和去年九月出獄後情況是差不多的。住在一間亭子間裏，下面是燒飯鍋鑪，屋頂是熱烈的陽光，酷炎的暑氣，白天是受不了的。一件破舊淡白色的長衫，已經穿了三個多月，曾於夜間自己洗濯過兩三次，第二天在房裏悶坐一個上午，待衣服乾了再拿來套在身上到馬路上去走圈子。因為努力寫文章，因為朋友的接濟，

雖然生活是在可憐的恐慌狀態之下，但還可以過得去。最近因為去年一位同獄的友人，現在在某機關服務，剝削了一點金錢，這次鐵民在馬路上偶然的遇見，承這位友人的慷慨好義，送了鐵民二十大元。鐵民得了這筆意外之財，便購買了幾件襯衣，和一雙皮鞋。提到襯衣和皮鞋，那末，我們的鐵民君還有一點可記載的故事；三個月以前鐵民從鄉村之間來到了這城市，聽說他這次從鄉村間來到城市的動機便是爲了他的妻。他這次的來，是沒有得着鄉間友人之同意，是一種逃脫，所以僅有的旅具這次並沒有帶來，只到一間書局拿了六十元稿費，便在這亭子間住下了。在鐵民所預定的計劃，是在S埠大做文字生活，每月寫六萬字以上之長篇小說，最低限度可得一百二十元的稿費，生活，當然力求“布爾喬亞”化了！但是，這一種幻想，並不能使他得着相當的成功！他第一個月寫了一篇小說，送了三家書局，都因爲色彩的關係而退了回來，有一家書局已允許給一百二十元的稿費，但付錢的一天稿件却退回來了！最後，終於給送進一家

書局去，允許出版，而要大大地修改稿件上的紅色。是抽百分之十五的版稅，不能先借，出版後賣多少再來計算，而且不知何時付印。鐵民因為沒有地方可以付印，也只忍受了經理先生的諷刺，將稿件留了下去。至於稿費，是一個錢也沒有拿到。預定的計劃，第一個月便遭了一個大大的失敗，於是到S埠所買的絲棉綢被和一隻布的箱子，先行送進了當舖。不久當來了的十數元又已化完，便當去了長短襯衫，只有身上所穿的僅有的一套了。我們這位談諧的鐵民先生，很有趣而且非常滑稽，每天的夜間他便是脫下身上的衣服洗濯一次，第二天上午衣服便乾了，再穿在身上而出去走馬路，一雙破鞋已不能再穿了，所以鐵民先生這次二十元用費的計劃，首先便解決了襯衫和皮鞋的問題。

因為生活的不穩定，因為對於前途沒有希望，這一種人一定是頹廢而且墮落，鐵民先生當然也不是例外。文章的不易於出賣，無聊的個人主義的小說不願意寫，現在的鐵民更不去寫小說了。原來，他們想出版一個月刊，而找不到一個出版的地

方，且沒有經費，幾篇稿子在火盆裏燒掉了。現在，鐵民的日常生活，便用在女性的身上。一個頹廢而墮落的人，他們希求的領域是異性肉的引誘！最近的鐵民，可以說是一個性慾的病狂者！他不能看見女人，他一見女人，便注意到女人的臀部，突起的乳房，和伶俐的眼睛。他尤其喜歡在上午十時前到小菜場去，因為在小菜場有很多買菜的女人，他選擇其中肉體豐滿二十六七的婦人，舉起了他的性具，在那女人的肥大的臀部摩擦起來……這時，他便得了一點性的狂熱的安慰！

一個月以前，F 公園舉行遊藝大會，鐵民曾在那裏嘗試過他最近在小菜場所舉行的這樣玩藝兒。那時，公園中到了幾萬的羣衆，人羣中充塞了很多肉體很動人的女人，他便在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婦後面立着，香粉的氣味直撲他的鼻腔，黑膩的頭髮使他沉醉，他的性具漸漸地發生了本能作用，而漸漸地靠近了那少婦的臀部，心靈在天空飛騰起來……那少婦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他不覺羞紅了兩頰，頭低了下去。但很出乎他意料之外，

那少婦並不對他表示惡意，反對他笑了一笑，而臀部與身體更靠近於他了！鐵民的胸頭更劇烈的跳躍起來，性具感着了強烈的快感，他的手漸漸也在人叢不注意之中，摸到那少婦的乳頭上去……。那少婦似乎也有了同等的性的衝動，而緊緊地握住鐵民的手了！鐵民正在幻想怎樣到大東旅社開旅館去，忽然有個人在他頭上打了一掌，他如夢初醒，回頭一看，原來是同住在前樓的羸夫，他羞紅了兩頰只好離開了那位少婦和羸夫走了。但鐵民受了這個刺戟以後，他便常想到有女人的地方，發洩他性的苦悶去。最近的往小菜場跑便是由F公園所演的這一幕滑稽劇了。

性的苦悶，引起了這位青年的幻想，F公園是常去的，可是近來已將幾件漂亮的衣服當去，的確沒有什麼人來愛他的了。

鐵民同住的羸夫，也是一個受了政治打擊而沒有出路的青年，他的夫人現在還坐在牢裏，無聊，沒有希望，墮落，頹廢，便也在公園中大吊膀子。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受性的壓迫者不祇是窮

漢，軍閥豪紳買辦的太太們也一樣的感着性的不足——因為她們的丈夫太太很多，而且多半的時間在妓館和舞場中，所以她們也是性的苦悶者。在先施永安……等公司找情人的太太們傳聞是很多的。F 公園也有這樣的喜劇，還算漂亮的贏夫君居然在公園吊到了一位太太！贏夫最近的經濟狀況也並不大好，因為吊膀子要用錢，所以借了鐵民一條毛毯當了三元六角。可是贏夫君很聰明，三元用了兩天，和這位太太開了兩次旅館，錢還沒有化完呢！不過，事件並不大順利，不幸的這位被丈夫所遺棄而已生育了兩個孩兒的太太，只與還算漂亮的贏夫發生了兩夜性的關係，贏夫却得了妻從洛陽拍來的電報，宣告“我已出獄，即來洛陽迎接”的語句。贏夫與妻的感情素來是很好，所以這時對於妻的熱情達到百度以上，一夜未眠，想了多種的方法向現任的黨國要人籌了二百元的路費，準備到洛陽迎妻去。同時贏夫對於那位太太並沒有完全忘情，離開S埠到洛陽去的前夜，爲了那位麗君太太的問題，躊躇了半夜，贏夫覺得對於麗君太太也不

應辜負她與欺騙她，躊躇的結果便是引渡了給鐵民。性慾病狂者的鐵民，對於麗君太太與羸夫認識的消息傳來的晚間以後，面部便發現了狂熱，用上齒咬唇邊。也曾要去見一面這位太太的芳顏，在公園中多走了幾個圈子。據羸夫說：麗君太太還有一位年青的妹妹，是沒有情人的……這更引起了鐵民的熱情了！現在羸夫提出了引渡麗君太太的意見，性慾狂的鐵民，不覺深深的吸了口氣。而如何去和麗君太太講情話，如何去進旅館，如何去嘗試性的生活……。幻想都得送到鐵民的腦筋中來。

因為麗君太太引渡的問題，引起了另一位同住者平凡的同情，——平凡也似乎在想進攻麗君的妹妹呢！也許不是似乎，是的確在鐵民前面提出了“你進攻麗君太太，我進攻麗君太太的妹妹”的條件。熱烈的引渡問題，滑稽的故事便演了起來。平凡努力為鐵民借來了一套漂亮的西裝。新的襯衣，新的皮鞋，好的西裝，面部抹擦了一層白粉，鼻上架了一副眼鏡兒，羸夫，和平凡都很奇異地在鐵民面部加了一次深深的瞧視；而異口同聲的叫道：

“真是漂亮得多了！”面孔原不漂亮因為裝飾的漂亮而比較漂亮的鐵民，在鏡中自己照了一會兒，也不覺笑了一笑，咬了一次唇邊。羸夫離開S埠的晚間，鐵民，平凡，羸夫，都出發到公園去，預定在今晚引渡麗君太太，而減盡羸夫的責任。

麗君太太已經等候在公園的門外，從電光中，樹影裏，鐵民第一次看見了麗君太太，她穿着淡紅色的旗袍，瘦而窈窕的身材已經近三十歲了！三十歲的少婦，正是性慾狂熱的時期，麗君太太雖然並不漂亮，但很能引起鐵民的肉感。羸夫在麗君太太前面提出了今夜要離開S埠的語句，並且說鐵民先生可以代他的責任來給麗君太太的安慰。因了這，麗君太太便在鐵民的面孔上注射了兩眼，鐵民與太太是初次見面，雖然在這初次見面的形式中含蓄了一種深遠的意味兒，可是在語句中很難有適當的表白。在太太方面固然有點了解這種介紹是有一種使命性的存在，不過總似乎不易於簡單的接受了這一種暗示的條件。因為這一種未能先得着對方之同意的介紹，很有點滑稽，鐵民這樣的

想：“這一種引渡是有問題的？吧”

羸夫這時感着了這一種介紹有些困難問題的存在，在事實上也只能說到“我去後鐵民先生可以安慰你”，此外更有力的更明顯的句調是不能再說下去的了：因為要使講話的便利與這種引渡的成功起見，羸夫便暗示鐵民與平凡先到菜館去。

平凡已因另有任務先行離開公園，鐵民也走了。只有羸夫和麗君太太在公園的茅亭中，二人坐在一張椅上，講着甜蜜的情話，互相的偎傍着。麗君太太突然聽到羸夫要離S埠而到南京首都任官職去的消息，有些詫異同時却有點躊躇，但麗君太太却有點幻想，她聽到羸夫的：

“我任官職以後我可以幫助你了！”

覺得前途有大的希望存在着。麗君太太却沒有想到自己的年齡已三十多了！而對方的戀人才二十三四的一個美青年呢！也惟其因為對方的戀人是一個二十三四的美青年，所以麗君太太才如此着戀了的吧？至於對方的戀人有個很美麗的妻，感情是很好，這次離開S埠就是為了迎接妻去的，

那却爲麗君太太所不知的了！麗君太太對於這次的離別是存了希望，却没有感着內幕的苦悶，所以她很樂意的到很遠的車站送她的戀人上車去。

羸夫是沒有吃飯的，麗君太太却怕進菜館——恐怕有認識的人在菜館遇見！——因了這一層，羸夫也沒有去吃飯，走到菜館前和鐵民說了一聲：

“我們上車去了。”

平凡與鐵民咖啡茶還沒有喝，爲了麗君太太的原故，便走出了菜館送羸夫去了。平凡知道鐵民袋裏是空的，坐電車的銅板也沒有，說不定送羸夫上車後與麗君太太回來的時候，還要進菜館吃兩杯水淇瀛，他爲援助鐵民與麗君太太新的關係的成功，和建立今後對麗君太太妹妹進攻的基礎與機會起見，所以他便將自己袋裏僅有的可憐的八角小洋和六個銅板，都塞在鐵民的褲袋裏了。鐵民在袋裏一摸，已經了解了平凡的苦心，便哈的一聲笑了出來，說：

“你在我袋裏偷東西嗎？”

平凡覺得這句話更滑稽的可笑，不覺笑着跳

起來。

“麗君太太，這是一位文學家，”羸夫又重複的加以介紹：“我走後他能安慰你。”麗君太太笑了。

“不行，不行，一個研究文學的人，拿他對於戀愛的理想運行到戀愛的事實上來，那一定是要失敗的！”

“那裏？不要客氣！”平凡說：

“真是這樣，”鐵民又說，“我真不會吊膀子！”

這一句說話，四個人都感着不大適當，尤其是鐵民，覺得“我爲什麼要說這一句話？我太沒有愛的技術了！”

鐵民轉過頭來偷看了麗君太太一眼，他以爲麗君太太的面孔很嚴重，但却是不然，麗君太太是在笑的，鐵民安慰了好多。很聰明的平凡便說了一句：

“你今天喝酒太多了！”這句話掩飾了鐵民沒留意所說出來的話的弱點。

平凡因爲要鐵民的戀愛進行得順利，所以先告辭走了。於是，麗君太太，鐵民，二人送羸夫上車

去。走到呂班路口上電車了，麗君太太和羸夫都上了車，鐵民這時又失去了勇氣，他在地上躊躇的問了羸夫一句：

“我不送你了？”

“好，你別要去吧。”

於是，鐵民便點了點頭，看了麗君太太一眼，便走了，電車便在鐵軌上馳去。

鐵民踉踉蹌蹌走了兩步；不知平凡從什麼地方走來在鐵民身上拍了下一，說：

“你真沒有用處，爲什麼不去？”

鐵民覺得自己太無勇氣了，不覺面孔紅了起來，而將這責任推在羸夫身上，說：

“羸夫不要我去。”

“那裏？你去，現在就去。”

“現在去來不及了，他們已走了。”

“你坐電車去，到車站去見他們，說你與羸夫有話要說，而你就可和麗君太太一同乘電車回來，進攻着你的目的地了！哈哈，你說是不是？快去！快去！”

“對的，對對，我說和羸夫有話說。”

鐵民便又乘着電車走了。

然而，鐵民是沒有勇氣的，他到了大馬路又下車，他覺得他這種到車站去的心思，一定會給麗君太太看破了的。鐵民素來戀愛的觀念是這樣的，要女子先對他表示愛，他是不敢先對女子表示愛的。所以鐵民下車後便走到印刷所去校對他的文章。

昨夜對於麗君太太引渡問題雖然沒有成功，爲了麗君太太而借來的西裝仍然穿在身上。平凡努力擁護這種引渡的成功，便計劃着今夜如何進行“愛”的問題。

“她今夜一定會來公園嗎？”

“一定會來，上電車的時候，羸夫說過：‘明天麗君太太到公園去，你們在公園會面吧，’所以她一定會來。”

“麗君太太承認了嗎？”

“她點頭。”

“幾點鐘來？”

“大概是七點吧？”

“……………”停了一會兒，平凡搖頭說道：
“哼！是嬴夫說的，不是麗君太太自己說的，那大概靠不住吧？”

“不來，我們到她家裏去，她家裏不是你已去過了嗎？”

“哼！我的先生哪，人家不同意，你怎麼可以去？”

“……………總之！今晚她一定會來。”

“唉！昨晚你不應當不送她上火車站去。”

“……………”

“嬴夫太不是了，他怎麼不努力介紹，他媽的，他以為他自己會吊膀子呢！”

“哈哈……！”鐵民不知爲什麼笑了，大概是看破了平凡的這一種憤恨是爲了失去了進攻麗君太太妹妹的機會的原故吧？

“……………”

停了一會兒，平凡又說道：

“我們要出去活動一點錢來才對呀！不然，膀子怎樣可以吊得到？”

“到什麼地方去活動錢？”

“當衣服。”

“我的東西都當完了……。”鐵民想起了身上借來的一套西裝，很滑稽的笑了，平凡也領會了這種意思，不覺也拍着桌子笑了起來。

“這樣，你同意不同意？”兩個人狂笑了一會兒，鐵民又說着：

“怎麼？什麼意思？”平凡問：

“今晚會見了麗君太太，便要她到我們的家裏來，我們到店裏欠兩瓶汽水，吃了汽水就性交，他媽的，好不好？”

“哈哈！好的，可是我們這樣的房子怎麼行？”

“你的牀搬到我的房裏去，你房子裏佈置得漂亮一點，做一個會客廳。”

“不行，我看還是你的房子好，晚間也不炎熱，沙發再拿過去，茶杯，鐘，書籍，都拿過去。”

“好，就這樣辦。”

“……”但平凡却沒有回答。

“你說怎麼？”鐵民又問了一句。

“不行哪先生，”平凡拖了他陝西話的音調：“嬴夫的老婆來了以後，不是成了大的問題？”

“不要緊的，有什麼關係！”

爲了麗君太太要來，住處的問題，嬴夫曾加以深刻的不同情，原因是爲了恐怕老婆來了以後問題的擴大。但鐵民覺得只有如此才可以安置麗君太太，開旅館經濟太困難了！

“好，就這麼辦吧，嬴夫這幾天不會來的。”平凡同意了。

“好，來吧，現在就搬。”

“好，來，來，來。”

兩個人便搬着東西，佈置着新的房間。當兩人抬了一張沙發，感着這一種把戲的滑稽，兩人又哈哈的大笑起來，幾乎使沙發和人一同倒在樓下去，房間佈置得還算精緻，只太小了一點。

房間佈置以後，鐵民倒在榻下對着鏡台照着自己的面孔發笑，平凡去活動經費和借自己穿的西裝去了。

下午四時，平凡從外面來，活動了五塊大洋，和一套漂亮的西裝，脫去了白色帆布學生服，西裝便穿了起來。對鏡照一照，笑了一笑。五時鐵民和平凡進了西菜館，大大的吃着西菜。自從脫離了政治生活以後而走到消極的墮落的道路上來的窮鐵民，每月的浪漫費却是用得很多，雖然窮，每天却依然是在西菜館吃着大菜。

費去了一個鐘頭的時光，鐵民和平凡穿着他們借了來而不大適合於身體的西裝，踱到公園中去。在公園門外，他們遇見了他們所要見面的麗君太太。麗君太太今天面孔上多塗了一層紅粉，好像她年齡幼稚了許多。同來的是太太的妹妹華君小姐和太太六歲的女孩兒璉璉。

“麗君太太，飯吃過嗎？”鐵民手中弄捏着手帕，走着自然的步調，如此的問着太太。

“吃過了，鐵民先生吃過了嗎？”

“也吃過了，這是那一位？”

“這是我的妹妹華君。”

“哦！是華君小姐，這孩兒呢？”

“是我的小女兒，璉璉。”

“哦！璉璉。”

“這是那一位，是平凡先生吧？”

“是的，太太怎麼知道？”

“羸夫先生和我說過。”

“哈哈！你吃糖嗎？”平凡拉着小孩兒的手，說着：

“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兒吧，這裏很好。”

鐵民說着，三個人就在花園的旁邊坐下，璉璉坐在平凡的身上。

“羸夫先生說有好多話要鐵民先生轉達給我，是些什麼話呢？我問他很多時間，他都說今天到公園內來由鐵民先生告訴我，鐵民先生，究竟是些什麼話呢？”

“……沒有什……麼吧？”鐵民給麗君太太的追問，幾乎不能回話了。

“有吧？鐵民先生別要客氣，他說鐵民先生很好，鐵民先生應當將羸夫先生的話來告訴我才對的。”

“好，你們講話，我去買糖給璉璉吃。”

“平凡先生別要買糖果，別要客氣。”

平凡已經抱着璉璉走了。華君小姐因為是大家閨秀，不大講話，沉靜着在默看天穹的月色。鐵民因為麗君太太的追問，很躊躇，覺得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答覆麗君太太。但因為太太追問，他只好提出羸夫離開S埠的原因，來作向太太報告的材料。

“羸夫先生他是有話和太太說的，不過，我可是不大會說話。”

“不客氣，有話應當要說了出來才對呀！”

“是的，羸夫先生這次到首都去，一是為到任視事，同時是為接到家中拍來的電報，他的太太快來了……。”

“太太？他不是說他的太太已死了嗎？怎麼又有一個太太？”麗君太太的眼睛大了。

“嗤！他是有個太太，或者過去他是不來告訴你，這次他到首都以後，或許是要回到洛陽去的。”

“洛陽？羸夫先生是那裏人？”

“是陝西人，他的太太是在洛陽。”

“他爲什麼和我說他是北京人？”

“他在北京讀書多年。”

“哼！奇怪，他爲什麼欺騙我？陝西人說北京人，有太太說是死了，真是不應當呀！”

“贏夫先生是個忠實有情的人，他決不是欺騙麗君太太，他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了。”

“我和他不過是朋友的關係，他回到洛陽去，爲什麼說到首都去……。”

“哼！”坐在看月色的華君小姐，爲了姐姐的問題很不平，哼了一聲。

“他到首都做事也真是的，不過順便要回洛陽一次，但不久一定會來上海，希望麗君太太別要傷心。”

“我沒有什麼，我和他不過是朋友的關係。”

“哦！吃糖，吃糖。”平凡抱了璉璉走來，這樣的說着：

“平凡先生太客氣了，璉璉又不知道叫人。”

平凡在椅上坐下，送了兩塊糖給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停了一會兒，麗君太太又道：

“真不應當，他爲什麼要說他的夫人已死了？”

“哼！但他決不欺騙麗君太太！”

“誰的夫人？”平凡很懷疑的問。

“關於羸夫這次到洛陽去的故事我和麗君太太說了。”鐵民這樣的說。

“是的，應當說。”平凡遲疑了一會兒，“羸夫有了太太嗎？我到還不知道呢！”

“有了，羸夫桌上的照片不就是他的夫人嗎？”

“那就是他的夫人嗎？”

“哼！”

“他到首都以後，會有信來嗎？”太太問。

“大概是有的吧？”

“要幾天可以寄到？”

“假使他今天到首都就有信來，那明天就可收到了。”

“好，那我明天晚上再來公園問候羸夫先生的消息吧。”麗君太太幾乎流出了眼淚。

“華君小姐在什麼地方讀書？”平凡說。

“在遠東大學，今年自己家裏辦了一個學校，

不再讀書去了。”華君小姐答。

“哦！遠東大學有很多的教授是我的朋友，如×××，×××，華君小姐認識嗎？”

“認識的。”

“小姐還是去讀書的好，今年我可設法免費的。”

“因為自己辦了一個學校，所以不能再去讀書了。”假使要讀書，又何必免費呢！

“自己辦學校也好，那天開學？”

“明天。”

“我們去參觀好嗎？”

“歡迎得很，明天上午九時，行開學禮。”

“好，明天我們一定過來參觀……。”

.....

“今天不早了，明天我們再會吧。”麗君太太因為今晚得了意外的傷心消息，淒然地拉着蹣跚的手和華君小姐走了回去。

鐵民和平凡走出公園的門外，平凡說道：

“你真不行，太沒有吊膀子的方法了！這樣還

成？你爲什麼今晚將羸夫的問題明白的和她說？人家傷心的很，在流着眼淚，明天晚上一定是不會再來了！”

“會來的，不要緊。”

“會來的？唉！你真是飯桶。”

他倆正走到呂班路的轉角，遇到了老五，老五說：

“膀子吊好了嗎？今天我可是要西裝了。”

“不行，不行，還有一天，後天再給你吧！”

“是的，後天再給你。”平凡也援助着說：

老五君沒有辦法，只好快然的走了。

平凡和鐵民走到了家裏，看見屋內的佈置，兩人都一同的倒在沙發上，覺得今天的計劃是失敗了。

“我們今天應當請她們吃飯。”

“可是五塊錢不夠！”

“所以我們明天要去活動，吊膀子沒有錢還行？”

“華君小姐很漂亮。”

“的確漂亮。”

“明天活動一點錢來，上午到學校參觀去。”

“好，我可以找一位黨國要人拿三四十元。”鐵

民說：

“好，一定這樣辦。”

鐵民抽了幾根紙煙，中人倒在榻上，兩人對於明天的進行問題，討論了三個鐘頭。

第二天的晨起以後，鐵民自己不好意思去見中央委員，便寫了一封信給平凡，要平凡到委員家裏去。

平凡回來笑顏堆在面孔，第一句話便說道：

“拿來了。”

“多少？”鐵民的神經興奮起來。

“三十元，要五十元都有。”

“哈哈！好得很，今天搬房間，我們住到三樓去。”

“好，快……。”

鐵民給了房東十二元，五元平凡，五元飯食，餘了十多元，預備在今晚招待麗君太太和華君小

姐。

房子遷移以後，平凡和鐵民便坐了人力車到麗君太太家裏去。

××里××公學正在舉行開學禮，坐了二十多個十多歲的學生，中間有兩個十七八歲的女生，是特別的易於引起鐵民與平凡的注意。室內有兩個二三十歲的男子，大概那是教授吧。從側室送出了一陣笑聲，現出了一個穿紅衫的女郎，那就是昨晚在公園所見的華君小姐。還有兩位沒有見過面的小姐，衣服非常綺麗，鐵民想：“這樣的小姐也來做教授！”却沒有看見麗君太太。華君小姐偶然轉過身來，以奇異，敏俐的眼光迴射着在鐵民與平凡的身上。鐵民咬了咬唇邊，熱情從目光中和華君小姐的眼睛射了一個對流。但華君小姐立急轉過頭去，不給他們的招呼，平凡拉了拉鐵民的手，說：

“進去。”

“……………”鐵民遲疑了一會兒，說：“她不招呼我們，我是沒有勇氣進去的，而且學校裏有男教員在呢！”

“很漂亮！”

“漂亮是漂亮，可是我們不能進去。”

平凡和鐵民又在後門走了一個圈，華君小姐大概是樓上去了，聽得高跟鞋走在樓梯上踱踱的聲音。兩個爲了愛而迷醉了的青年，終於乘着原車走了。

在老主顧的西菜館用了西菜以後，平凡又向鐵民拿了五元到西門爲嬴夫當去了的一件快要滿期的皮袍加利錢，鐵民一個人回到家裏整潔房內的什物。

天氣有點燥熱，鐵民本想脫去了借來的西裝休息一回兒，但恐怕麗君或許的走來不大雅觀，所以西裝依然穿在身上。鐵民兩手插在褲袋中，舉目在牆壁上一張裸體的油畫，一個輪廓線的臀部，凸起的雙乳，微笑的嘴唇……，鐵民的生殖器漸漸發熱而膨漲起來；他兩眼漸漸瞑閉，而無力的倒在榻上，緊緊的抱了棉被，身體淪在肉的麻醉中……。麗君太太，華君小姐，……一一的浮到他的眼光中來。原來年齡已超過二十四歲，因爲奔走與勞

苦，青春消泯在生活奮鬥的苦程中，生平沒有嘗試過性的滋味，對於性的要求的狂熱當然是不能免的事了！

平凡還沒有回來，鐵民暈沉沉的在被窩裏睡了半個鐘頭，他正捧了一個臉盤盆，預備到樓下洗臉去。剛走到樓梯上，忽然遇見了一個女子，穿了紅的衫，黑的裙裾，鐵民仔細一看，真是出於鐵民意料之外，原來是別後二年不見的妻來了！鐵民這次來城市中居住，動機是爲了妻，但妻好久的不來信，鐵民已有了很大的失望，這次妻突然的來，鐵民簡直好像在做夢似的。

身上穿的是西裝，腳上穿的是皮鞋，屋內佈置得那樣的漂亮，袋裏還存有幾塊大洋，原來這種努力的掩飾是爲了麗君太太，而不覺却代替的來掩飾了妻！——在妻的前面沒有露出窮困與可憐呀！而且，而且，還有樓下房東所用的娘姨，可以供給鐵民的使喚，這個，又在妻的前面增加了一點光榮呢！

所以我們說：這次的妻來的是這樣的滑稽呢！

二

妻來的是這樣的突然，而且是如此的滑稽，鐵民浮動的心，四肢有點顫動，兀然的講不出一句話來。妻上了樓梯，笑了一笑，鐵民才抖動着聲帶說道：

“……咦！你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才到……”妻的聲音也有點顫動了。

“好！……我今天搬家，進來坐……”

妻走到新佈置的屋內來。

“我真料不到你在今天會來，……真的料不到……”

妻祇是笑了一笑。

“什麼時候動身的，什麼時候到的？”

“二十六由H鎮動身，昨天由首都來S埠，今天到的，住在公寓，和姐姐同來，去吧？到我姐姐那裏去。”

“好，你吃過飯嗎？天氣熱得很，我們去吃一點飯吧。”

“飽得很，才吃了飯的。”

“那末，去吃一點汽水吧，天氣熱得很。”

“好————的。”

妻沒有坐，又和鐵民走了出去。鐵民和妻走向了街頭，心頭只是空虛，跳躍，腦中充塞了幻覺。而麗太太華小姐……完全打退了他的意識界，做夢似的與妻在街上走。

因為心頭是空虛，跳躍，腦中充塞了幻覺，全身在不穩定搖落的霧霾之中，鐵民先生偕妻竟走錯了一家冰店要冰淇淋，妻簡直是莫明其妙的釘了他一眼，冰店老板給了他一個冷淡諷笑的臉色說：

“你要吃冰嗎？冰是有的。”

“冰淇淋呀！誰要吃冰塊？”

“走！這裏是冰店。”

鐵民先生才恍然的紅着面孔走出了冰店。走進另一家冰淇淋店去，鐵民要了兩杯冰淇淋，妻却是一點也吃不下去，要了兩塊巧克力糖妻依然的吃不下。鐵民的兩眼望着在頭頂轉動的風扇，覺得與妻別離已二年的重會，應當有一點熱情的表示，擁抱吧，接吻吧，……但他只能說出：

“唉！我們決沒有預料到今天在S埠會遇見，最近我是沒有希望與不去希望，我是墮落，頹廢，你來以後，我決計努力於文學。”

“真是做了一場夢似的……”

鐵民是爲妻而進冰店的，可是妻却一點也不需要，鐵民先生只好偕妻快然的走出了冰店，叫了兩乘人力車，到妻姐姐的寓所去了。走到了公廨的樓上，妻嬌聲的叫道：

“姐姐，客來了呢！”

二十八號房間內便走出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婦

人，肥滿的肉體，在年青的時代她的美麗是勝過鐵民先生的妻的。

“這就是時先生，”妻說道：“這是我的姊姊。”

鐵民隨了妻走進了房間，房間內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在鐵民的想像，這一定是妻姐姐的丈夫了。妻的介紹，知道了這位中年人是姓伍，現任工會的什麼委員的……。妻姐姐是一個很溫柔的人，她搬出了從家鄉帶來的食物一樣樣的給鐵民吃，並且說及食物的製造方法，和滋味，鐵民想：

“女性總是溫柔的。”

坐了一會兒，鐵民想：“還沒有結婚的妻，我到第一次的和她的家族發生了關係嗎？……”

約坐了半個鐘頭，鐵民便告辭出來，並且說：

“我今天下午五時來，請密司於和伍先生吃飯……”

“不要客氣，時先生太客氣了！”於女士說。

“不客氣……”伍先生說。

鐵民終於看了妻一眼，說“五點鐘來，”便出去

了。

鐵民回到家裏，平凡已在那裏，樵平一見了平凡，便跳起來說道：

“錢用去了沒有？快拿來，我的妻來了，來了，哦！來了！”

“在那裏？在那裏？”

“在公寓，她姐姐那裏，剛才來這裏。”

“她來過這裏？”

“來過這裏，我和她去吃冰淇淋，下午我還要請她，她的姐姐，她的姐夫，去吃飯呢！”

“漂亮不漂亮？”

“漂亮，……不過我不大喜歡她的裝束！”

“爲什麼？”

“太H 鎮化了！不是旗袍？”

“是的，旗袍，我愛一個女人穿旗袍。”

“將來要換的了！”鐵民兩手抱了平凡搖個不住。

“哈哈！你們都有老婆，他媽的……”

麗太太，華小姐，……一時間又電影似的映

在鐵民與平凡的腦際。

“錢拿來，他媽的，老婆來了，不再吊膀子了！”

“還有十塊，當也沒有贖出，你拿去用吧。”

“好的，今晚你別要出去，我請客，老五也來，少甫也來，你幫助我，好嗎？”

“好的，一定，就在這裏。”

“我和你討論，是吃西菜呢？還是中菜？”

“西菜，西菜！”

“好的，就這麼辦！”

鐵民拿了十元的鈔票，便三步并作兩步的向外走了。

因為近來天氣的過於繁熱，天空忽然浮滿了灰色的流雲，狂風一陣陣地吹起了馬路上的灰塵，鐵民剛要坐上人力車，迎面遇了一位同鄉亞殊，亞殊是一個浪漫而混蛋而他媽的誇大狂的狗東西，有時他和鐵民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有時他成了鐵民的大叛徒！原來他倆在某公司服務的同事，只因亞殊對於鐵民攻擊，欺凌，和對於公司老板的拍馬屁，鐵民便氣憤憤的辭去了公司裏的職務。這次鐵

民一見亞殊，過去的怨恨不知那裏去了，却笑嬉嬉的對亞殊說道：

“亞殊，亞殊！我的老婆來了！”

“來了嗎？我要吃喜酒呢！”

“好，我請你。”

“現在你到那兒去？”

“我接老婆去。”

“在什麼地方？”

“在公寓裏住着，你晚上七點鐘到我家裏來，好嗎？”

“好，不過，天快下雨了，你借兩角錢我坐車。”

鐵民便給了他兩角，自己便坐上車去。天却下起雨來了，而且異常利害，熱悶的鐵民，忽然經受了一陣涼雨，頭腦清醒了好多，而且興奮了好多，信口在唱着“八月十五月光明”的調子。

到了公寓，妻一個人兀然地坐在房間，呆呆地在望着窗外的狂雨。

“你給雨打溼了吧？”妻見了鐵民，便立起來說：

“沒有，我是坐車來。”

“你坐一會兒，我要洗澡，姐姐正在洗澡呢！”

妻倒了一杯茶給鐵民，熱情的笑了一笑。

“好的，你太疲困了吧？幾天在船上，昨夜又在火車上坐了一夜！”

“沒有什麼，我下午休息了一會兒。”

妻的姐姐由浴室裏走了出來，胸部抹塗了厚層的粉。

“時先生來了嗎？請坐，我洗臉去。”

“好，別要客氣。”

“蘭蘭你去洗浴吧。”姐姐又和妻說。

“你坐一會兒，我洗澡去了。”妻說。

“你去吧。”

妻去以後，姐姐又到另一間的洗臉室去，鐵民一人坐在室內，覺得疲困得很，便倒在榻上休息着。一會兒，妻姐姐走了進來，大聲吡吡道：

“茶房，茶房！”這粗噪的聲音出乎鐵民的意料之外，鐵民從榻上坐了起來，看見先前是很和藹現在却是很嚴厲的妻姐姐的面孔，不覺有點愕然，姐

姐繼續叫道：“你們是做什麼東西的？這樣大的雨，窗內的東西都打溼了！”

鐵民仔細一看，桌上的文具都溼了！自己異常慚愧，同時覺得這婦人的怒顏是對付他的。鐵民於是囁嚅的說道：

“真是……我却沒有看見。”

“茶房太不盡責任了，簡直是……”婦人好像沒有聽到鐵民道歉的講話，或許是故意的沒有回答，鐵民感着這是一位很利害的婦人！

從婦人的口中，探聽得關於伍先生的消息：

“伍先生因公外出，不克赴時先生之約，請時先生原諒。”

鐵民在口中也說了幾句客套話。但心中很感着伍先生的不赴宴比較好………的意思的存在。

妻洗浴以後，時間已是五時，鐵民和妻，婦人，一同的到居所去。鐵民先到了室內，室內已經坐了幾個來賓，就是平凡，老五，少甫了。因為一陣的大雨，沒有閉了窗門而出去的原故，室內也打溼了！婦人和妻走進室內，桌椅都是溼的，簡直沒有可以

坐的地方。由樓下的娘姨送進六瓶汽水來，其實雨後的天氣涼爽了和秋天一樣，汽水實在是不大相宜的，但因為沒有茶葉的原故，便只好用汽水來敬客了。鐵民將客與來賓盡了介紹之責以後，便到平凡的房間去，正預備與平凡商量請客的方法，樓梯上走進一個人來，挾了一個皮包，一望便知是江北佬的風氣。

“時先生在這裏嗎？”

“這裏沒有姓時的。”鐵民覺得這位來客的突然，不覺有點疑慮起來。

“房東說住在三樓呢！”

“你是那裏來的？”

“J縣。”

“哦！J縣，”鐵民聽到J縣二字，以為是J縣有什麼事來找他的了，便說道：“你有信來沒有？”

“信是有的，”來客一面打開皮包，一面說：“時先生呢？”

“就是我。”鐵民以為有了來信，當然是知己的了。

“哦！原來是鐵民先生，哼！”來客打開了皮包，拿出了一大包的文稿，“信我交給茹華壽年先生了，壽年先生說你住在這裏，因此我到你這裏來，好得很，你正在家裏；老余現在要辦一個書店，委我爲籌備員之一，我特來請先生幫忙接洽書店事的，這是委任狀，這是簡章，這是……”

“好！你沒有信來，我們明天再說吧，今天……”鐵民一面記着那房裏有兩位女客，一面懷疑這位來賓的舉動與言論，便拒絕他了。

這位來客並不因他的拒絕而斷絕講話，却依然說着一大遍的J縣問題，書店問題，鐵民只好說明天上午到他的廐所去，這位來賓才走了。

“什麼人？”少甫問。

“有問題，恐怕是偵探呢！”

“你不應當告訴他你是時鐵民呀！”

“不說了！”鐵民快然，看見桌上一個名片，是“蔣玉齋”，這就是剛才那位來客遺留下來的名片呢。

時間的不早，同時菜館的不送菜來，鐵民只好

將男女來賓送到菜館去了。

簡單的西菜，實在不適用於待客。但因為僅有十數元的鐵民，只好如此的作一回欺騙與滑稽的把戲了。

席間很少有系統的談話，雖然也說到一些黨國的大問題，然而大家都是套着一層灰色幕網的。只婦人有一句話，使鐵民深刻的留在心裏：

“這樣的西菜是一種面具！”

鐵民也只好紅着面孔含笑地忍受了。

壁鐘敲了七下，鐵民忽然想起了麗君太太七時公園之約，與平凡打了一個對眼，平凡笑了一笑。

“平凡你可以去。”鐵民說。

“天下雨，她們不見得來，去是要去的了。”

“到那裏去？”少甫問。

平凡只給了他一個微笑的回答。

鐵民因為妻突然的來，和剛才一位近乎偵探的來客，心中很不平靜，只吃了一點湯，便再也吃不了。

散席後，客已散去，婦人也乘車走了，鐵民只好步行的將妻送回廝去。兩人緊緊地握了手，在馬路旁的菩提樹下，走着同一的步調，燈光窺照着人影，旁觀者將要說這是一對很幸福的青年呢。

乘了一段電車，妻回到廝所，鐵民不願到廝所見那似乎可親又似乎可畏的婦人面孔，便在廝所門外告別了回來，臨去兩人對射了一回熱情的眼光，緊緊地扭了一回手，鐵民便一個人走了回去。天早已不下雨了，夏夜雨後的氣息很能安慰行人，尤其是有着新的空虛的感覺的人。

鐵民回到廝所的樓下，仰頭一望樓上是沒有電光的，他知道平凡在公園還沒有回來，麗太太華小姐的影兒又映到他的眼簾中來，他取下了帽子便往公園跑。正走華龍路却遇見了老五，老五道：

“老婆呢？一個人上那裏去？”

“上……公園去……。”

“今天你最好不回去睡，因為你住的地方白天裏不是來了一個可懷疑的人嗎？你去以後，他又來過一次。”

“是的……今天不回去了。”

鐵民很氣憤，老婆來了正應當快樂，却來了這樣一位搗亂愛之謎宮的人！他在公園裏跑了兩個圈，黑越越的只有三五個外國水兵，並沒有看見平凡。於是他走出公園來，搭了二路電車到藝大一個同學那裏去睡了。

朋友琪怪已經睡了，見了他來很以為詫異：

“咦！你爲什麼這時候來？”

“哦呀！我住的地方發生了問題，有人來偵探我！唉！討厭，我的老婆來了，却來了這一件不順利的事……”

“真來了嗎？今天在這裏睡，明天再把老婆帶了來；老婆呢？”

“在公廨裏，我今天當然在這裏睡了。”

“你這胆小的傢伙，有什麼用處？”

“我胆小？”

“你這傢伙，我真不讚成你；那一個女子給你做老婆也倒霉！現在老婆來了，也漂亮了，很漂亮的西裝。”

“別要開心吧！我的老婆進藝大，免費，你能想到辦法嗎？”

“免費要和水四先生說了。”

“那天招考？”

“天天可以考，要報名費一元，保證金五元。”

“不給可以嗎？”

“報名費和保證金都是要的了。”

“六塊錢我還可以有，琪怪，我近來很好，××委員送了我五十元。”

“牛皮！誰認識你？”

“笑話！×××委員，×××委……都認識我，我真是決心來革命的，要是我投機真有大官做。”

“你沒有機可投，有機投你已經不來我這裡了！”

“好！沒有多說了吧！……”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道：“你這傢伙真不行，他媽的，你只知道崇拜做官的！”

“你這牛皮大王。”

“我要睡，不願和你多說。”

鐵民便在榻上倒下去。

琪怪的榻上臭虫特別的多，使鐵民不能安睡，而幻想着“妻突然的來了…”。但琪怪却睡得很好。

早晨五時，街道上的電燈還沒有熄滅，鐵民走回家裏，他在疑慮，“不至有問題吧？而且‘蔣玉齊’！……哦！蔣玉齊？他的哥哥是蔣玉朋，正是我認識的朋友呀！……沒有事的，我過慮了……。”

鐵民走到家裏，果然沒有什麼事件發生，只平凡的房門仍然是鎖着的，昨夜是沒有回來的了！鐵民倒在沙發上，抽了一支紙烟，想着：

“平凡昨夜沒有回來，是和麗太太開房間去了吧？或許是華小姐呢……”

鐵民吃了牛奶以後，便到公廨去。妻，婦人，伍先生，都坐在一間房裏，伍先生說了一些關於昨晚不能赴宴的“道歉”，婦人說了一些昨晚赴宴的“謝謝，”妻說了一些“昨晚好嗎”的問語，末後便討論到妻的入學問題。

原來，這次妻從H鎮來到S埠，一面是爲了鐵民的要求，一面是爲了求學。姐姐對於幼妹是負有

指導責任的，尤其是對於第一次來到S埠的妹妹，不能負相當的指導的責任，所以對於蘭蘭的求學問題，加了一番詳細的考慮。據鐵民的意見，是要妻進藝大，並承認可免試進文學系三年級，且可免學費；至內容則說該校教授皆國外有名大學之文學士，……婦人也很同情，伍先生也無異見，妻當然是同意的。因此，鐵民便偕妻出公廨，乘電車到藝大去。

妻是第一次到繁華的S埠，動作的呆笨，步調的不敏捷，上下電車的遲緩，以及妻近視的眼睛……引起了昨日因妻而興奮的鐵民的不快。然而他也只好盡着“保護者”的責任，注意着妻的行動了。

到藝大後，琪怪正坐在辦公室裏，鐵民便在妻的前面加了一番的紹介，繳了報名費與保證金以後，便決定第二天到校考試。琪怪要求鐵民和妻到他寢室內坐一會兒，鐵民想起了他那多臭虫的榻，不覺縐了眉頭搖了搖頭和妻走了。

鐵民與妻回家以後，便決定今天在家休息一

個下午，因為近來兩人都感着疲倦呢！用過西餐以後，兩人便懷抱了倒在沙發上，而沉沉的睡去。

醒來時平凡正立在門前，露了一副對於擁抱很欣慰的面孔。

“昨天看見了麗太太嗎？”

“沒有，昨天下雨，她那裏會來呢，我的先生？”

“那末，為什麼到今天下午你才回來？”

“到西門去的噲。”

平凡跑回自己房間去，雖然隔着一層板，鐵民能聽到他倒在椅上很頹然的歎氣聲，而且能看見他浮着煩悶的雲的面孔。

因為是疲倦，鐵民和妻依然在沙發上睡着。

下午五時，平凡不知是什麼時候出去了，房門是鎖着的；據鐵民的推測，他一定是找麗太太和華小姐去了。妻近來胃口不好，吃不下一點東西，所以下午只吃了一點點心。鐵民正準備着和妻去看電影一面在計劃着袋裏只有二元六角了！這時，亞殊却走了進來，說道：

“昨天你真不錯呀！還約我吃飯呢？我來時你

家裏一個人也沒有。”

“對不住，我們是到菜館去吃飯的。”

“這就是尊夫人嗎？”

“是的，我來介紹，這是蘭蘭，這是同鄉亞殊。”

蘭蘭見人是不大講話的，就是和鐵民也不大講話呢。

亞殊吃了兩隻梨子，是昨天妻從公廨帶了來的。隨後鐵民便問着蔣玉齊的事。

“是的，他來了嗎？我要去找他，他是老余叫他來的嗎？老余現在要辦書店呢。”

“哦！原來是這樣，我還以為他是偵探呢，他約我今天上午去會他，可是我却沒有去。”

“唏……沒有事的。”

“哦！我……”

“我沒有吃飯，今天應當請我了吧？昨天是失約的。”

“那末，你應當要送我一點東西呀！”

“送什麼？送馬桶，好不好，哈哈，送馬桶。”

“好的，那末，你送了馬桶再來吃吧。”

“你不請我算了，……”

亞殊拿了帽子，很快的走了。鐵民和妻說道：

“這無聊的神經病！”

妻祇是笑了一笑。

五點一刻了，鐵民對妻宣佈了去看影戲的意思，妻是沒有意見的，正預備走了，昨天疑為偵探的蔣玉齊這時却走了進來：

“由壽年先生轉來的信時先生收到了吧？”

“沒有。”

“這豈有此理，他為什麼不送來。”

“沒有信是沒有關係的，亞殊剛才來，亞殊你認識嗎？”

“聽說過這個人，沒有見過。”

“怎麼，你昨天很懷疑我吧？”玉齊摸着頭髮，在室內走着圈子。

“有點懷疑，因為我是不認識你的呀！”鐵民倒在沙發上抽香烟。

“你近來好嗎？”

“不見得，生活是恐慌的。”

“你要錢用嗎？我可以借給你四十五元。”

“那好極了！”

“這錢是書店來買書的，你可拿去用了再說，不過書店你可幫助設法。”

“書店接洽那是很容易的。”

“老余一號來S埠。”

“好，他來了再說，我又可向他借一點錢了。”

“那有的，他來至少也要帶四五百元來。”

出乎鐵民意料之外，來了一個借錢的機會，昨天疑慮的，今天變成可喜的可信任的了。因此，他送了玉齊一枝香烟，並且燃了火。

“錢呢？”鐵民恐怕玉齊先生的話靠不大住，因此又追問了一句：

“我袋裏只有二十多元，還有在旅館裏。”

“先給我二十元，明天再給我二十五元。”

“我已進了藝大費也繳了，明天進藝大時一齊給你吧。”

“不，今天我有用處，先拿二十元來。”

玉齊沒有辦法，便拿了二十元出來。

玉齊約定了明天上午再來，今天搬進學校去住，點了點頭走了。鐵民將四張五元的鈔票擺進包裏去，對妻笑了一笑，妻却沒有講話。鐵民因為經濟已不發生問題，便準備請婦人與伍先生去看戲。走到公廨，婦人與伍先生都出去了，於是鐵民便和妻進了北京大戲院。因為時間已是六時，第一場的票已賣完，鐵民便買了第二場的票，和妻到外灘公園去了。

外灘公園的夜色，映在星火與月光之中，泱泱的江水，隔岸的街市，風陣陣的吹送在園中。園中充塞了來來往往的紅男綠女，和幾個以目光在掃射於女人的外國水兵。鐵民與妻沿江走去，妻第一次的感着S埠新鮮的景色，而更緊地靠近了鐵民的胸部。在江濱，林下，坐了一些時間，妻很少講話，鐵民也覺得很不易於找到一句相當的話來安慰他的妻。八時，鐵民和妻坐着人力車又向北京大戲院走去。

場中已坐了很多的人，鐵民和妻便在一個角上坐下。鐵民聽得側面有人在打招呼，回頭一看，

原來是秒甫，老五，和一個女郎。鐵民想道：“他媽的，你們也找了美麗的愛人了！”

影戲是情奴，描寫一個忠實於一個女子而為從僕的故事，很有一點滑稽的意味兒。妻很疲困，吃了幾粒魚皮花生，對於今夜的戲引不起注意的精神與情緒。在十點一刻，鐵民與妻便走了。恐怕妻的飢餓，鐵民與妻便進了一家粥舖，要了兩盃百合，妻依然的不要吃，鐵民却大大地吃了一飽。

鐵民將妻送到公廨，婦人與伍先生依然沒有回來，妻對茶房說道：

“他們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

“你對他們說，我今晚不回來睡了。”

這突然的由妻提出的一個大的問題，很使鐵民兀然，鐵民對於妻並不抱有結婚的野心，而妻却自動的片面的對這問題解決了。

“不回來睡了，睡了什麼地方去？當然是我的公館了！”

鐵民如此的想：

雖然妻也曾說過，公廨臭虫太多，鐵民這裏沒有……但鐵民並沒有要妻來同居的野心。犯了性慾狂的鐵民，以年齡超過二十四歲，性的苦悶使生理上起了戀態，而變成了一個不健全的人，對於妻今晚這種意見的提出，當然是感激的。老實的來說：要是一個女子若是拿出結婚的形式來解決鐵民的性慾問題，那也許是不會成功的吧！在很久以前，鐵民便沒有想到與妻結合要什麼結婚形式的了！而況且現在鐵民可憐的經濟地位嗎？

鐵民到了家裏，平凡一個坐在燈下，他見了鐵民便說道：

“麗太太——華小姐來……公園的。”

“怎麼樣？”

“沒說什麼，我將嬴夫接妻去的消息告訴她了。”

“她氣憤嗎？”

“那裏！一個太太不過在解決性慾問題，那裏有什麼真摯的感情嗎？她，她氣憤什麼！”

鐵民笑了一笑，覺得他現在對於麗太太是用

不着他去注意了。和妻走到自己的房間，便在椅上擁抱着坐了下去。疲倦，失眠，無力，兩人都在朦朧與惺忪之中。壁鐘敲了十下，兩人深深地接了一吻。妻囁嚅的說道：

“我的姐姐問我你幾歲呢！”

“你怎麼說？”

“我說我莫明其妙。”

鐵民對於妻的這一句話很不滿意，過了很久才說道：

“你看我的形顏有幾歲？”

“二十四歲。”

“對了，二十四歲，你從前聽我說過嗎？”

“沒有。”

“那末，你在我的小說裏見過嗎？”

“不是的，我猜得出。”

鐵民想着自己年來的奔波，手淫的過度，形骸枯槁，領下很多的鬚鬚，人們都說他是近三十歲的人……妻有點在研究年齡問題嗎？很久，鐵民說道：

“鄔遠之有個愛人王曉露你知道嗎？”

“不知道。”

“鄔遠之已三十多歲，他的愛人才十九呢！”

“一個十多歲的女子和三十多歲的男子結婚，也太冒昧了呀！”

“鐵民有點不同意於妻的意見，他想說出王曉露對於鄔遠之的愛不是愛的他的年齡，而是愛的他的文章，她愛他的文章超過了她與他的年齡關係的……但一個男子在妻的前面解釋女子對於愛的疑慮的問題，會給女子認為是一種掩飾的，所以鐵民只有不說了；而對於妻，則抱了一種觀念，“我們的結合還有問題嗎？那也好，我不一定……”

鐵民從這一種回思之中，對於妻忽然感着了，他並不愛她！第一，他在妻的面孔上找不出一點可愛的‘痕跡’第二，那末，……種說不出他為什麼不愛她的……

“……一個女子，接近了的時候，實在找不出可愛的地方，……不然，北四川路美麗的好，肉體豐滿，臂間，臀部，迴射着美的曲線，換句話說：一

種肉體美！……妻則不然，瘦弱，小的臀部，……總之：自己性慾很衝動，但與女子接近以後，也很平淡……妻沒有來以前，有一個晚間，喝了一點酒，從霞飛路走了回來，看見幾個女子，尤其是外國的少婦，高聳的乳峰，圓圓的手臂，左右波動的臀部……他的下意識引起了他的熱情，他用手摸着女子的肉的地方，而緊咬着牙齒，簡直他要擁抱了她……那晚，袋中正有十元錢，他很想到大馬路一帶去解決一次性的問題，但顧慮了身體的健康問題，終於回到了家裏。那時，羸夫和平凡都在家裏，他和他們談了幾句，終於敵不住性的煩悶。他回到自己的房內去，扭上電燈，倒在床上，性部發熱，全身血在漲流着，他已不能再去克制自己，他覺得手淫的損失是超於性交的，於是他又穿上了衣服，偷偷地一個人走了出去，在大馬路找了一個野雞，到她家裏，一夜，性交了五次……但他完全是一種排洩作用。

但，現在，他，抱了他的妻，在性慾上他是要求着與妻更緊的去接近，在愛情上，他簡直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點的情感！他簡直有了一些幻想，“我

將我的妻介紹了給我的朋友吧。”老實說：鐵民的眼中這時是充滿了血跡，他並沒想到以性的問題看待一個女子，這是殘酷！

因為性慾的問題，他摟抱着了他的妻，接吻着他的妻而在他的情感上，並沒有一點愛妻的波瀾。時間不早了，他沒有徵求妻的同意，代妻解了衣衫和裙帶，他原來情緒上並不需要笑，而他肉的意趣上却要他笑，但這笑是露着殘慘，和可怕的靈魂的！

一個靈肉不一致，不調和，以至生理上有了重大的變態，情感浸在肉慾的感映中，而變成了激怒，憤恨，和自暴自棄，誰個女子和這一種病態的人去結婚，那是可怕的，失去了幸福的！

妻的身體也並不健康，少血色，衰弱，瘦，但她，今夜是和鐵民睡在一張床上的……。

一個處女第一次和他的情人同睡，肉體互相緊湊，乳房對着乳房，唇邊對着唇邊，性部……她簡直會發狂，而將她全個生命，全個靈魂，交給一個男子的！鐵民對於妻並沒有其他的感着，他祇是

性慾！一句話，情感他不認識妻，性慾認識他的妻。

但是，這一夜，因為妻有月經，終於沒有衝過最後的防線。而那邊房間裏的平凡，對於這一對幸福的夫婦(?)幻想着肉的……簡直一夜沒有睡眠，而扭開了電燈在捉臭虫。

三

預定的計劃，是今晨送妻去考藝大的，因為夜間的失眠，妻長途旅行的疲困，鐵民身體的不健康，日來已在病態之中，晨起以後，兩人都感着疲困，因此，便決定今天上午在家休息，下午再到江灣。——因為妻有個朋友是在江灣的。

平凡晨起見了鐵民，便說道：

“他媽的，昨夜性交幾次？我一夜沒有睡着……”

“沒有，因為她有病……”

“別要在老子前面說謊，銅床瑟瑟的響着。”

“真沒有，何必說謊呢！”

這時，老五走了進來和鐵民說道：

“西裝我要穿。”這聲音是只有鐵民聽到的。

鐵民面孔有點發熱起來，心想道：

“難道我在妻的前面脫去了我的借來的西裝，
穿起我那可憐的灰色長衫嗎？”

鐵民將老五拉到中人的房間去，和他懇求的
說道：

“不能，不能，你再借給我穿三天，今天我自己
去做一套。”

“你再借給他穿幾天，今天脫下來太難乎爲情
了！”平凡說：

“好的，這沒關係，其實我是要穿，我不要穿，
就是借去一個月都沒關係。”

老五走後，平凡不禁哈哈的大笑起來，說道：

“他媽的，真是滑稽！”

鐵民不覺也狂笑起來。

這時，昨天的那位玉齊，走了進來，平凡一見
便說道：

“啞！你又來了？”

“不要緊，是好朋友，他是送錢給我的，是我的好同鄉呢！”

平凡不知其中的情形，一句話也不說坐在一旁去。

“老時呀！你太……你懷疑我，你的朋友都懷疑我了！”

“沒有，沒有，現在都解釋了呢！”

“其實沒關係。”

“錢呢？”

“好，我拿給你。”

“再給我三十元吧。”

“好的。”

鐵民正笑嬉嬉的將三十元拿在手裏，覺得妻來真好，正有源源不絕的經濟來供給。在旁不講話了的平凡，見了鐵民忽然發了財，他講話了：

“借十五元給我。”

“你要十五元做什麼？”

“我有病，住醫院去。”

“哦呀！你有什麼病，馬馬虎虎的吧，先生！”

“嚶！不行，借十五元給我。”

“我告訴你吧，我還要做法西裝，還要繳學費，還要代她做衣服，真不得了。”

“你應當給我十元。”

“不能。”

“前天你給我了十元，以後又拿去了，你給我十元。”

“先生，我只能供給你的生活，不能供給你的零用。”

“你要供給我的零用呀！先生。”

“老時真沒有錢……”蔣玉齊說了一句。

兩人正辯論中，亞殊走進來了。

“什麼事？錢嗎？老時借五塊錢給我。”

“真不得了，你也借錢，他也借錢！”

“他真沒有錢。”玉齊說：

“借我五元吧。”平凡說：

“借我五元。”亞殊說：

鐵民真鬧得沒有辦法，便說道：

“好，一個人拿五元去吧。”

亞殊和平凡各拿了五元，便笑嬉嬉地走出去了。

鐵民對妻苦臉說道：

“真不得了，你借錢，他借錢，我又是個窮光蛋。”

妻沒有說什麼，玉齊却說道：

“老時，你用錢太隨便了，應當要謹慎一點，因為沒錢的時候是很困難的呀！”

“唉！這是沒有辦法的呀！”

鐵民在沙發上躺了一會兒，胸中的悶氣，疎展了好多，於是和蔣玉齊說道：

“今天我和她到江灣會一個朋友去，你也去好嗎？”

“好的，我正要到江灣去。”

“好，那末，在這裏吃了飯去。”

三個人在西菜館裏吃了飯，便乘車到北四川路去。走到大德里口，鐵民提議要下車到書店去一躺。

在鐵民到書店去的意思，一是去拿點稿費，二

是催書店把稿子快點印好，三是可以在妻的前面誇耀着作家的光榮。

在書店坐了一會兒，拿稿費的問題，鐵民終於沒有勇氣提了出來，他知道稿費是拿不到的。至於稿子付印問題，編輯先生說是已經拿去了。此外只向書店經理要了四五本書，便走出來了。但在妻則認爲很滿意，“這是著作家在妻前面的一種光榮。”

由虹口公園乘汽車到江灣去，野外的風，吹送到汽車中來，三個人都感着爽暢的情調。到了江灣，玉齊到勞農學院去。妻要會的女友是一位有名的無政府黨人某大學教授的姪女兒，大學教授的住宅當然是很漂亮，這位小姐當然也有她的風姿。鐵民呻吟道：

“大學教授，無政府黨人，華麗的公館，有錢……哼！”

妻不知道他哼什麼，鐵民的腦中却浮着了“虛榮的女子在欣慕着華麗的住宅吧？”

異小姐走了出來，在鐵民的眼光之中，小姐比妻可愛得多，漂亮得多，而對於妻感着了“我真不

愛她！”

從妻的口吻中，知道異小姐久已認識了鐵民，並且對於鐵民有相當的渴慕；不，不是渴慕，是認識！而鐵民對於這位小姐的傾心，也就有點情不自禁了！只是鐵民日來的精神在做夢似的病態之中，不能振作起來參加兩位小姐的談話。妻在異地，一旦遇見了久別的好友，一種快慰的情感，滔滔不絕的對話，在鐵民的耳中也只是一種催眠的音樂。鐵民簡直要睡了！

這種會晤，約有一個多鐘頭，由鐵民的提議，妻才離開這布爾喬亞的屋子，走了出來。鐵民照例挽着妻的手臂，彳亍的走過街市，但在鐵民感着這種挽手臂的把戲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任務，並不是愛情需要他挽着她的手的。回來是乘的人力車。妻因為拉車篷的原故，挫壞了手上的皮，流出了紅的血跡，鐵民照例安慰了她兩句：“痛嗎？不痛嗎？”然而，鐵民也認為這種安慰是義務，是多事，是虛偽，他似乎對於她完全失去了愛的情流。他不愛她，他不知道為什麼不愛她！

回來的途中，在北四川路代妻買了一雙高跟的皮鞋，一共化了七元五角。妻對於這雙皮鞋很滿意，而鐵民也只射着凹進去的眼，眉間露着憤怒，走着病態的步調，心頭在伸訴“這是不得已的義務！”

與妻回到公寓，婦人與伍先生的眼光對於鐵民有種不對！這種不對，是含有一種責備，不平，與憤恨的！而好像在說：

“你這不知羞恥的東西，我們素來不認識你，你強奸了我們的小妹妹！”

鐵民心中有了點怒的火，一言不發的坐了下去，而另一方面感着這種阻礙使他會完全放棄於她的！

“昨天睡在什麼地方的？”婦人這句話眼光是對着鐵民的！

“睡在時先生那裏，他那裏是沒有臭虫的！”妻說話的態度很自然，好像是沒有那麼一回事，鐵民在興奮着這孩子却借臭虫問題來掩飾住在外面的問題。

“你們兩個人怎樣好睡的？”婦人的聲音中簡直有點不大和平了！

“不，她一個睡我那裏，”鐵民不得不說了：“我是睡在朋友房裏的。”

“我……一個人睡的。”妻也說了。

“好，今天要洗澡了吧。”婦人說。

“是的，要洗澡。”妻說。

“好，現在去洗澡吧。”

妻去洗澡了。鐵民一個人坐在那裏，伍先生忽然提出了請客問題，鐵民說有事不去。婦人走來，說道：

“時先生爲什麼不去呢？”

鐵民知道了婦人的意思，在借請客不去而催他走了，他面孔紅了起來，囁嚅着說不出話。婦人笑着說道：

“我是問你伍先生請客你爲什麼不去呀！”

鐵民知道這婦人簡直來侮辱他，他立了起來便告辭走出了公寓。

鐵民坐在電車上，很不快慰，他簡直不願意再

愛他的妻了！他在一家西服店做了一套二十五元的西裝，買了一些領帶，襯衣，吃了一些酒菜，用去了十多塊錢。走到了大馬路，他又代妻買了十多元的衣料，煩悶，不快，他很想將袋裏的錢用光了再回家去。

抵家以後，時間還早，在燈下，結算袋裏還餘八塊大洋！他想着：“明天的就沒有錢了！”

平凡沒有回來，他知道是在公園的，於是他又扭上了電燈，東搖西擺的走向公園去。在公園裏遇見了平凡，却沒有看見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

“老婆呢？”平凡問。

“到姐姐那裏去了！唉！我簡直怕麻煩，她姐姐簡直恨了我，對我不滿意得很，可以說她將我推出了公寓。”

“怎樣一回事呀！”

“我對於我妻是不愛的！她的姐姐似乎在責備昨夜的沒有回去呢！”

“三十多歲的婦人，心是毒的，我經驗了很多，她的眼睛，她的講話，我就知道她是一個可怕的婦

人!”

“……”停了一會兒：“唉！我真煩悶得很，沒有妻煩悶得很，有了妻，又怎麼樣？我簡直要去自殺！”

“這又何必呢？”

“我簡直不能了解我自己。”

“你的妻，很忠實的，先生，很難得呀！”

“我現在不願意要妻，我願和人家交姘頭，交姘頭只負性的責任，不負其他責任的！”

“你簡直豈有此理！”

“現在我只有肉感，我已沒有了靈感，我愛一個婦人，我是愛的她的肉，不是愛的她的靈。……我今天看見了一位大學教授的小姐，我很愛她，但奇怪得很，我不愛我的妻！”

“你生理有了變態呢！”

“麗君太太呢？”

“今晚沒有來。”

“唉！我真愛她，因為她要求的是肉，我要求的也是肉！”

兩人在公園談論很久，一直談到天下起雨來，才走了回來。途中鐵民見了一個西洋少婦，圓圓的肉臂，波動的臀部，他忽然想起了強奸的念頭！

夜間，鐵民沒有想到了他的妻，他想起了麗君太太，華君小姐，西洋少婦……肉的……肉的，……乳房，臀部，肉臂……一夜，鐵民是沉醉在肉的芬芳與幻覺之中。

上午，鐵民到校中去交涉了妻的插級問題，他沒有去找藝大那兩個不負任何大責而臭架子擺得十分充足的所謂朋友，直接的交涉好了。納費單，報名證，……都拿來了。他不願去見妻，假使不是他的義務上（他以為這樣）需要他去，那他早已與妻脫離一夜之愛的關係了！他吃過午飯，多喝了些酒，下午一時，他才拿了妻的衣料與物件頹然的送到妻的公廨去。

婦人與伍先生正在吃飯，見了鐵民，態度與昨天完全不同了，好像是有點慚愧，忙說道：

“你上午為什麼不來？她不好，有病吧，也沒有吃飯，你也沒有吃飯吧？”婦人說。

“吃過了。”

“到她房裏去，還是怎麼樣？”婦人問伍先生。

“是的……”伍先生點頭。

婦人便引鐵民到妻的房間去。妻悽然的倒在床上，見鐵民來說道：

“爲什麼到這時才來呢？”

“因爲有事。”

鐵民在椅上坐下，婦人帶上了門，出去了。妻坐在鐵民的身旁，緊緊地握着了鐵民的手。

“你姐姐昨天說什麼沒有？”

“沒有。”

“她知道我嗎？”

“我昨天將一切都告訴了她，只要莫要和伍先生說，她看見過你的作品，很表同情於你呢。”

鐵民沒有說什麼，他將學校的問題告訴了妻：

“插班二年級，不要考了，學費三十五元，報名費，雜費，保證金……十五元，一共五十元。假使進學校去住，要五十元的膳宿費，學費我是可以想辦法的。”

妻看了一看一些單子，在袋裏摸出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我現在只有三十五元……
……”

“好，那再說吧。”

“這是些什麼東西？”

“衣料。”

妻看了一些衣料，緊緊地握了鐵民的手，表示她的感謝。

妻和鐵民走出了公廨，將衣服送進了裁縫鋪，兩人走到鐵民的家中。平凡，亞殊，……都在這裏，大大地在吃着炒麪。

鐵民近來多着一種用費，那便是朋友們吃飯費了。每天差不多都要多化一元錢，鐵民也只好咬着牙齒，倒在椅上吐氣吧了。幾位食客走後，菜館來算帳，說：

“昨天的，今天的，共欠一元八角。”

鐵民今天袋裏只有一元了！所幸妻那裏拿來三十五元，但這是給學費的，而且還不足，免費現在又無把握！

“他媽的！管他，用了再說！”

鐵民終於拿妻的錢用了！

下午四時，鐵民恐怕婦人的苛責，將沒有結婚已共同經過一夜而沒有發生性關係的妻，送回公廨去。因為他怕婦人，沒有進公寓去，只說明天上午來接妻。

妻走以後，胸中很沉悶的！走通了幾條馬路，又走進公園去。在公園中遇見了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

“密氏特時，來了嗎？”

“是的，來了。”

鐵民對華君小姐看了兩眼，粉紅的面孔，伶俐的眼睛，肉色嫩得怪動人的。鐵民呼吸緊張，他想在她的面孔上咬一口！三十多歲的婦人，會有一對令人沉醉的眼睛，使鐵民想起了庸夫和麗君在旅館裏所做的故事，他用手在自己腿上扭了一把。

“時先生，庸夫先生有信來嗎？”

“沒有。”

“那太不成話了！我真……”

他們在公園走了幾圈，在他傍坐了一會兒。

“真對不起，鐵民！你那天到我們校裏去，沒有看見你，真是我的不幸！”華君小姐顫動着小小的紅唇，伶俐的眼睛射在鐵民的面孔上！

“鐵民？她不叫我密斯特，不叫我先生，却叫我鐵民！沒有看見你真是我的不幸！哼！什麼？我的小姐！你說的什麼？不幸？現在我們幸福了吧？我在你的面前，我在愛你，你的肉的美……小姐！你在想我嗎？你心頭在跳嗎？你爲什麼不來吻我？……哦！麗君太太，你在想什麼？我也愛你！我愛你是個婦人，你有給小孩吸過了的乳頭，你有……哦！太太……”

鐵民好像是在夢中，幻想着一切。

“一個人要是有個很好的丈夫，哦！那也太幸福了！”麗君太太說了：“時先生，你一個人在外面，也太孤寂了吧？深夜間，一個人醒來，也沒有人招呼。在公園裏，晚間雖然有很好的月色，可是看了自己單單的影兒，哦！時先生，太孤寂了！”

麗君太太的語句，是含有一種作用的，鐵民默

然，心想：“麗君太太，我是個有妻的人了！但是，一個可憐的家庭，我簡直不知道妻是做什麼的！太太，我簡直愛你，愛你，我們……”

鐵民卻含着了眼淚，太太看見了，說道：

“時先生在哭嗎？時先生，身體要緊，別要哭，我一華君可以安慰你的呀！”

“太太，我真感謝你！”

“鐵民！”華君小姐喚了一聲，淚也含在眼角了！

鐵民請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在菜館用了晚餐，回公園時，已是八點鐘，天空有很好的月色，園中灑射着秋風，是秋天的時節了。三人走到了溪畔，雲中的倒影，在溪中幻現着一個白衣女郎，華君小姐靠近了鐵民說道：

“鐵民！白衣人來了，看，在水中。”

白衣人，使鐵民呆了，他看了華君小姐一眼。

“你……鐵民，我認識你不是今天，在三年之前，整整的三年之前，我看見你的小說，白衣人，我便知道了你，了解了你，鐵民……”

“你讀過我的……作品！”

“是的，讀過你的作品，你是一個詩人，一個愛情的詩人！”

華君小姐搖動着身體，表示很快樂的認識一位詩人呢！

“唉！小姐，不同了！不同了！詩人已死了！現在我變成一個頹廢的病人，一切不能引起我情緒的波流，詩爲我們厭棄，我……唉！小姐，我快要死了！”

“鐵民先生！你……”太太很感動了！

鐵民也不知是爲了什麼，他有無限的悲咽，他有無限的苦痛，他真想去死，去自殺了他的身體！

這時，他想起了“平凡應當要來的了”。果然，聽得後面有人在喚他，他回頭一看，原來是阿梁。阿梁說道：

“平凡給捉去了！”

“什麼事？”

“他沒有票，偷進公園，給查出來了。”

鐵民想着這一位傻子，活動了一天，想和麗君

太太會見一面，卻給巡捕捉去了！不覺哈哈大笑了一陣。

“沒有什麼關係，坐一夜，給一塊錢就會出來的。”

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也笑了。

“平凡沒有結婚是嗎？”麗君太太說。

“是的。”

“嬴夫要他和華君做朋友呢。”

“很好。”

華君小姐面孔紅了。

月光吐射着清輝，夜涼如水，園中只剩了稀疎的遊人，鐵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心頭是空虛的，他好像是失去了知覺，一點感觸的意識流波也沒有。他淒然的對着麗君太太和華君小姐說了一聲“再會”，便頹然的走回家去；在園外彷彿能聽到華君小姐的呼喚！

“鐵民，鐵民……”

鐵民走到家裏，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妻，他說了一聲：

“唉！妻！可憐的妻！”

鐵民正準備去睡，門中伸進了一個平凡的頭。

“唔？你回來了！”

“哈哈！你真快活！”

“你怎麼得出來的？”

“我給了巡捕兩塊錢。”

“麗君太太來了，華君小姐也來了！”

“說什麼沒有？”

“沒有，只說華君小姐和你做朋友。”

“我被捕她們知道嗎？”

“知道的，阿梁說給她們聽了。”

“真難乎爲情！老婆呢？”

“在公寓。”

“爲什麼不弄來性交？”

“哦！我簡直要自殺，我真不知道一回什麼事，我不愛她！”

“馬馬虎虎了先生，有了這樣的老婆，也足以自豪了！”

鐵民一言不說，頭向床裏面去，緊緊地閉着了

兩眼，他意識界裏只浮現了妻是討厭的東西！

鐵民不願再到妻那裏去了。晨起以後他到十六鋪去了一趟，在黃浦灘畔走了幾圈，他想：

“跳進去以後也就完了。”

從十六鋪走回到四馬路，在書店去了一趟，素來因為稿費問題而看不起鐵民的書店老板，今天看了他身上的一套漂亮的西裝，對他客氣了好多。鐵民看了他一眼，他很想告訴他：

“西裝我是借了來的。”

順便鐵民去取了借那套新縫的西裝，西裝很不合身，他很憤然，終於拿回來了。回來倒在榻上，平凡室內好像傳來了嬴夫的聲音，他走了出去，果然，嬴夫偕他的妻來了。嬴夫一見鐵民便說道：

“哦！老時，這是我的老婆，——鏡明——這是著作家時鐵民。”

在鐵民眼光之中，鏡明女士並不美，也許和自己的妻差不多的，但臀部是美於妻的呢！一套藍綢的洛陽式的衣服，描寫出她是個帶有點北方氣味的女人。

“今天來了嗎？這樣快！”

“你住在這房間裏呀！”羸夫走進了鐵民的房間：“哦呀！很漂亮，給我和老婆住。”

“他的老婆也來了。”平凡說。

“啞！你的老婆也來了？在那裏？近來也漂亮起來了。”

“在旅館裏。”

“去接她去，我請你們吃飯。”

“好，我去，我去，我接她去。”

鐵民穿了外衣，便一直地向公寓跑去。

“你爲什麼這時才來？”婦人說。

“有……事，到吳淞去的。”鐵民說了個謊。

“到我那裏去啦，我朋友的夫人也來了，他請你吃飯。”

“好，我的東西也搬了你那裏去。”

“好的。”

妻可憐的一隻破箱子，兩條舊被，一同的搬上了洋車，拉到鐵民的家中去。

“來了，來了，……”鐵民先走到樓上去。

羸夫，鏡明女士，平凡都來看鐵民的妻。介紹以後，便由羸夫的招待，到俄國菜館去。

就是在這一天，鐵民和妻正式的同居起來。

四

流浪，頹廢，失去了希望的鐵民，在二十四歲的今天，也有了一個滑稽的家庭的組織。原來經濟沒有來源的鐵民，這幾天都是一百多元用掉了。最可憐的是妻帶來的三十五元也用得差不多了；餘十元準備在今晚看電影和包飯的用處。而且又有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那便是書店老徐已來S埠，前次所拿的五十元，老徐是要的，這就變成沒有方法了。因為敷衍的原故，只好和玉齊到旅館去會一次老徐。亞殊，紅軍，道機，……好多江北同鄉都在那裏，還有兩個不相識的揚州口調的女同志。

“書店事要待你來才有辦法，我帶來的五十元

在鐵民這裏。”玉齊說。

“我預備給書券你……。”鐵民說着，他很怕亞殊知道他的內幕呢！

“那也是一樣。”老徐說。

以後，老徐還說了一些書店事要請鐵民幫忙等話頭，鐵民的恐慌總算暫時的穩定下去了。鐵民和老徐約定第二天上午到各書店去接洽批發的事。剛走到家裏，羸夫便說道：

“我要搬家。”

“爲什麼呢？”

“恐怕麗君太太來找我。”羸夫和鐵民耳語說：

“是的，她一定會來，她已知道了我們住的地方了。”

“搬家，你也搬好嗎？”

鐵民想了一想，新租的房子才住了四五天，搬家實在有些不合算，但羸夫走後，妻一人是很寂寞的，蘭蘭和正明在一個地方，她們好得多了。而且……搬家可以避免老徐的債務呀！於是，鐵民也決定搬了！只是錢呢？鐵民還在躊躇。這時，却走

進一個人來，好像對於鐵民是素來相識的，向鐵民點着頭，鐵民說道：

“找誰呢？”

“你貴姓？”

“姓王，叫王帝。”

“哦！我們見過呢。”

“是的，那次我和潑皮同來。”

“是的，是的，你們的書店辦了怎麼樣？”

“已籌備好了。”

“我有一篇稿子你們要嗎？”

“要的，你拿了去好了。”

“你寫封介紹信去。”

鐵民等了一封介紹信，心想，這篇稿子賣掉，那就可以搬家了。

老五來後，王帝便和他一同出去，鐵民也就拿了一包稿子和王帝的介紹信到書店去了。接洽的結果，是要後天有回信。鐵民以爲“一定有把握”。在北四川路廣東館子裏大醉了一次。

回家以後，偕妻，和婦人，伍先生，在東華影戲

院去看電影；因爲上次的西菜給婦人說是面具，這次看電影所以是坐的特座。片中沒有華文說明，只懂得日文而不能講話的鐵民，真有點莫明其妙。妻在長沙，曾寫信告訴他她能翻譯，他便問妻片中說明的大意，妻說：

“看不清楚。”

鐵民想，“哼！看不清楚，算了吧，你的英文大概也不高明！”

片中映出了一個中文的“完”字，鐵民苦笑着面孔，挽着妻的手，走回家去。

今天的上午，鐵民和老徐在各書店接洽了一次，他看破了假面具投機派的老徐，對他換了一副面孔，不像他做官時那樣的態度了！至於這次和各書店接洽，在老徐也不過是利用你這小狗兒跑幾個圈子，他真有點氣悶，十二時走回家來，吃了一大盆的炒麪。

這幾天，因爲嬴夫的回來，平凡搬到別處住了；不，到別處朋友那裏措油去了。——據嬴夫說，平凡在 S 埠住了一年，都是措油過生活的。——但每

天平凡依然來一兩次，至少是要吃過午飯才走的。今天，總算是例外，沒有在這裏吃飯，下午二時却來了。據平凡自己說，近來有了一條出路，是回陝西開印刷所去，父親的來信已籌備了一萬元的基金了。但最近却有問題，那便是旅費的困難。在十天以前，平凡曾有過動人的宣傳，就是失去了父親由陝西寄來的一百元，最近這消息也平靜下去，似乎並沒有那末一回事的。平凡先生家中寄旅費來的事，有點不能希望，只好向各方活動了。活動的對象固然措油大王是大有人在，而鐵民和羸夫也是其中的一個。羸夫是他的老同鄉，當然有幫助的必要，鐵民是浪漫的朋友，力所能及無有不助。只是羸夫先生處世多方，他只拜倒石榴裙下投降了他的老婆，其他社會之交際，似乎都佔不到羸夫的便宜！有的，那也許只是吃了他幾元大餐，住了他幾天房屋的平凡了吧？羸夫先生對於平凡先生的旅費問題，似乎很表同情，似乎“無能為力”。自己很頹喪！平凡知道鐵民是沒有錢的，不知他為什麼知道了鐵民明天書店可以拿點稿費，所以他預約賣

給鐵民一件大衣，代價不大，二十元夠了。鐵民話說得很好，“有力當然幫助，就是你沒有大衣我也應當幫助你五元十元。”

平凡到鐵民這裏來活動經費固然是一件事，但同時，他很注意到鐵民新家庭內幕情景，鐵民與妻破裂的痕跡他是知道的了！而平凡見了一個女子，用所謂“手段”，“進攻”，在S埠過了一年的揩油生活，也有點把握了。鐵民當然不信認他有向妻進攻的意志，不過至少是有這樣一點的顧慮。

平凡似乎是一片好意，熱忱，和鐵民說道：

“一個處女，在未結婚以前，有一種神祕的希望；結婚以後，因為生活，而有一種失望；在一個不美滿的家庭之中，這是很普通的現象……唉！總之，我很……可憐得很，現代的女子真是可憐，男子，唉！男子呀！對於女子都是欺騙與殘忍……”

平凡時常常着鐵民的妻對鐵民說着這樣的話時，在鐵民聽來，就有了一堆的火，在心坎中燃燒起來，他覺得平凡的話是含有一種作用與用意的，從他談話的笑顏中，他實在有一副奸詐的面孔，在

破壞鐵民不健全的家庭，在側面的使妻生着反感，在奸詐的奪取他的妻！假使，他有能力，能夠生活，不回陝西去，鐵民也承認妻給他愛了去。但平凡是什麼？能力未見得能夠超過鐵民，揩油的生活較鐵民更爲危險，你的奪取我的妻，也不過和我一樣的一副殘酷的摧殘的靈魂吧！我雖然不愛我的妻，摧殘了我的妻，但我實在不願意你平凡再來摧殘我的妻！鐵民認爲平凡對他存有一種惡意，而對他有一種妒意的心了。他只好說道：

“平凡先生，算了吧！假使你不回陝西去，我倒還歡迎你吹牛皮，現在你要走了，牛皮吹了有什麼用處？”

平凡也似乎了解了鐵民的意思，抹着頭髮便不再講話了。

晚間，平凡在鐵民那裏吃過夜飯以後，在鐵民的面前向鐵民的妻要一塊手帕，鐵民的妻便拿了一塊好的給他，說：

“這塊是我自己做的。”

“是你自己做的，那更好了！”平凡說着，在鼻

上用力的嗅了一嗅！

鐵民好像發了癱筋症，看了妻對他發笑的面孔，一對睜大了眼睛，簡直有點傷心。

“唉！我們的愛是暫時的；我只是一個愛情的過渡者，愛情的傀儡，將來你不知會和什麼人去戀愛呢！……假使，我並不愛你；不過我不願意做愛情的過渡者，那真可憐！……”

鐵民想到了這裏，幾流下了眼淚。

鐵民又想，這幾天，我在外面，妻在家裏，平凡也在這裏，他們說的什麼？做的什麼？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妻常說平凡是一個小孩兒，而同時則說自己才十七歲呢……這裏不免有點同調的感想；而且，你常摸着我的鬍鬚，高的鼻子，顯然這是對於二十四歲的丈夫有些討厭；而且，你才十七歲嗎？你說；你已畢業了女師，那你是十二歲進女師的嗎？那真是開了兒童進女師範的新紀錄了！你簡直在欺騙我；而且，你說；大哥在北大，二哥在法國，姐姐在日本……都是一些學者，好像在批評你鐵民是個什麼東西？一個中學未畢業的窮光蛋

……鐵民每對於妻的演術，都不滿意，覺得女子都是好虛榮的！是欺騙自己的，而他更想到“愛情之過渡者”的題目上去。這時，他會怨恨他的妻，討厭他的妻，而要離開了他的妻。

鐵民本想偕妻到公園去賞公園夜色，但他想到了這些傷心的故事，他倒在沙發上坐在家裏；而平凡到十時敲過以後，才離開了鐵民的家裏。

鐵民一夜無眠，而沉想着愛情之過渡者悲哀的情懷，幻滅的心理，使他想去自殺。自殺，他又想起了平凡了。有一次平凡曾對他的妻說：

“鐵民不知爲什麼想去自殺。”

這明明是一種有意的破壞，使妻的腦海中深刻了一個鐵民怯弱的孤影！

“其實沒有關係，可是他這狗東西又無力來養活我的妻！”

鐵民這樣的想後，也就睡了。

鐵民晨起以後，妻還睡在床上，王帝來了；鐵民第一句話便說道：

“我的書可以用嗎？”

“可以的，只是抽版稅百分之十五，先付二十五元。”

“那太少了。”

“但書店經費困難，沒有方法的。”

“今天可以拿嗎？”

“可以的，現在你就去吧。”

“只能拿二十五元？”平凡不知什麼時候起來，插了一句這樣失望的話——因為他的大衣沒有出路了。

鐵民對他依然是客氣，可是心中在想“這就是我的愛情過渡者”。

愛情不是一種權力所能挽留的，況乎在鐵民對於妻又沒有一點愛情！所以，他拿了草帽，快然的走出去了。

鐵民原想到書店拿錢，但恐怕老徐要來追問五十元的書券，書券又無把握，只好順道去敷衍一次，說明上午了。老徐明知道這是老時的“打過門”，然而不好意思過於追究，而且想不到明天就不會看見鐵民的事件。所以，只好說：

“明天，上午，一定。”並且借給了鐵民五元。

鐵民搭上了一路電車，便到了北四川路××書局，在車上，他曾幻想，二十元租房屋，五元飯錢，五元零用，對。在書局領了二十五元，寫了一個收條，鐵民便笑嬉嬉的走進一家公司去。妻的過渡是一個問題，在妻的前面表示闊綽却是不可少，所以化了二元八角代妻買了一個時髦的皮袋。

回家已是下午，便和羸夫討論搬家的事，看中了一座洋樓，一間客廳，和一間後樓，月四十元。鐵民拿出了二十，在平凡前面說沒有錢了的羸夫，這時却拿出五十八元來了。鐵民想：

“處世的確要有手段。”

房子租好，當晚搬了家，因為房間大小和佈置不平均的原故，鐵民和羸夫的表面都在客氣，而實則都在想“我要住客廳”。結果便做了一套滑稽把戲，求卜。誰的卜長誰住好的房間，由兩個妻去試求。試求的結果，是羸夫的妻勝利了！鐵民心中快然，覺得二十元住一個小的後樓很苦，而妻太不中用了！

鐵民避去了五十元的借款，心中悵悵，不能安然。所以，寫了一封信給老徐，去解釋一切，這封信又不便於寄的，便自己送了去，剛走到了馬路上却遇了紅軍，這封信便給紅軍帶去了。回家的時候，妻似乎看破了鐵民急於搬家的背景，說了一聲：

“真羞！”

鐵民不能忍受自己所不愛的妻的譏諷，而且羸夫和妻是如何的親愛？羸夫的苦衷妻都是能夠了解的，而我的妻來譏諷我！他更討厭妻了！

羸夫和妻真是愛得很甜蜜，在鐵民看來，却有點肉麻！覺得這一對青年，拿了某機關供給的幾百元錢，過着貴族的生活，還在那裏大吹革命的牛皮呢！他媽的，什麼東西！鐵民對於羸夫，時常說着笑話，那便是關於麗君太太的故事了！羸夫先生有點怕老婆，或許是怕家庭中愛情的破裂吧？他最討厭鐵民在老婆前面說到麗君太太，而鐵民却偏偏的要說，羸夫對鐵民便宣告要用手段了！

在羸夫的眼光之中，鐵民和妻的冷淡，平凡對於鐵民妻的好感，都看得很清楚的。所謂手段，也

就是在這一方面了。一天，平凡坐在鐵民的房裏，妻也坐在那裏。鐵民坐在嬴夫的房中看報，時間是很長久的，而平凡依然在後樓。嬴夫便和鐵民說道：

“你的妻和平凡……平凡豈有此理，……”

“這沒有關係，我是不愛我的妻的，假使他們愛，我願意放棄，他帶她到陝西去。”

“哈哈！你吃醋！”

“我……不，不吃醋……”

“哈哈！”

鐵民便拿着帽子，到藝大去了。在藝大，正遇到一位教師，便將妻免費的問題辦好。

坐車回來，心想：

“一個愛情的過渡者，爲了妻而奔走一切，結果妻却給了別人，愛情的過渡者也太可憐了！”

回家以後，平凡還坐在鐵民的房裏，言笑之間簡直不注意鐵民是她的丈夫了！妻前幾天所送給平凡的一方手帕，平凡拿在手裏，表示他是未來的愛情的勝利者！在鐵民，也知道這位傀儡情敵，所謂回去也只是口號，因爲這揩油過生活的窮光蛋

是找不到旅費的了！

平凡吃過夜飯以後，他忘却了鐵民是蘭蘭名義上的情人，忘却了鐵民是蘭蘭的丈夫，他竟大胆以情人的資格和蘭蘭到公園去了。屠夫和鐵民說：

“我們沒有票，給兩個妻和平凡去吧。”

鐵民當然不好反對，鐵民現在也不願意反對，他已自動的承認，自己是愛情的過渡者，而平凡却是愛情過渡的交代者了！

鐵民默然，在燈下伸張了一本稿紙，寫了愛情之過渡者的幾個大字，預備寫成一本小說。而妻來之前，他借西裝，逛公園，過渡麗君太太的故事，一幕幕的映射到他的腦海；現在，麗君的過渡沒有成功，自己，自己的妻，却在鬧着過渡的把戲，他很覺得滑稽，而這滑稽，却是含着酸苦的滋味的。

今夜，妻十一時才回到家裏來，從鐵民惺忪的目光之中，看見了妻微紅的面孔，他更感着，這妻是與我沒有關係的，不日便要過渡到彼岸的情人懷抱之中去了！我與妻這短期間的關係，不過是一種義務！因此，他性慾的本能，依着這義務的成份

上，他成了一個病狂者，而盡量的滿足他的肉慾！簡直，他愈和妻沒有愛情，愈和妻發生肉的關係，他咬了牙齒，四肢緊張，他盡時間的滿足他的肉慾！

近來，羸夫的妻，看破了鐵民是不愛妻的，他認為不滿意，是摧殘女子，並且站在女子的立場，說了一些現代社會女子之可憐的牢騷話，但鐵民，只是對她笑了一笑！這時，平凡走來，羸夫却高聲說道：

“你說什麼？鐵民怕平凡吊他老婆的膀子！”

鐵民氣得可以，跳起來罵了一聲：

“狗東西！”

因為麗君太太的問題而不滿意於鐵民的羸夫，覺得這是報復的機會來了，打了鐵民一拳頭，鐵民的嘴吐血來。正明女士是很賢慧的，把丈夫拉走了。自後，鐵民很不滿意於羸夫，兩人簡直不再說話了。平凡因為羸夫公開的宣佈了他的祕密，也只好紅着面孔走了。

羸夫和鐵民鬧了意見以後，鐵民對妻的惡恨更深了一層，不過，很和平的妻，對鐵民始終沒有

一些惡感；她知道鐵民很煩悶，她安慰鐵民，擁抱鐵民，但鐵民並不動心，而且感覺着妻的擁抱接吻的無聊，睜大了血眼，說道：

“一個人的妻，她的責任就在擁抱接吻嗎？”

年齒很幼稚，第一次離開了家庭，她所希望的當然是她唯一的丈夫了！至於和朋友的談話，笑，這原來是女子的天真，並不能證明是愛情的不真純呢！鐵民的性格，強暴，善於懷疑，或許不能為他妻所愛的條件；妻與平凡的關係，或許有相當的傾向，但我們可以斷定是很淺的，鐵民是不愛妻，這不過是一種生理上不健全的病態，並不是他真的發現了妻的弱點，而他的懷疑也未免過於侮辱他的妻了。並且，他的懷疑，在正面似乎是不愛他的妻，在側面則完全是妒與醋呢！生理的變態，妒與醋的心理，他便摧殘他的妻，侮辱他的妻，誰是鐵民的妻，真是很可憐的！

妻給鐵民呵叱以後，軟弱的女性，便暴露出來，而倒在床上哭了。鐵民並不去安慰他的妻，他走到樓下，去讀着他的報紙。雖然隔着樓梯的一層

板，但還能聽到妻的嗚咽，他恐怕正明女士聽了不滿意，便說道：

“……真是，女子，她又哭了。”

“爲什麼事？”正在整理情書的正明女士，回過頭來這樣的說：

“我不知道。”

“我不信。”

“不信，你去看吧。”

正明女士走到樓上去安慰着蘭蘭，約摸五分鐘以後，嗚咽的悲音漸漸消泯下去。這時，羸夫從外面走了回來，第一句話便問鐵民：“正明那兒去了？”鐵民恐怕羸夫見了妻在哭要譏笑鐵民家庭幸福的破裂，很不願意將“正明在我房裏”的話告訴他，羸夫却一直的走進鐵民房中去，和正明說了兩句話後，便跑到樓下來，笑嬉嬉的說道：

“你的妻在哭嗎？”

“誰知道！”

妻似乎不再哭了。正明女士喚鐵民到樓上去，說了一些愛情與幸福，家庭與和睦，……等等夫

婦相處的一片大道理。鐵民只是默然，一句話也不說，老實說：正明女士一片希望與勸導的話，鐵民真沒有聽到腦筋中去。但他對於妻還有一種要盡的義務，便是給妻的安慰了。他真有安慰妻的感動嗎？不是，絕對不是，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性質的形式。妻却受他欺騙了，以為這一種安慰是值得接受的，笑了。鐵民咬了咬牙齒，也想：“他媽的，女子！”羸夫看見了鐵民和妻的感情在形式上已經恢復，便拍手哈哈的大笑了一陣。

自那天紅了面孔走三天沒有再來的平凡，今天却來了。羸夫的住室祇是他經過的一條道路，他一直的走到鐵民的住宅。蘭蘭正在吃餅乾，平凡也不客氣，他不注意的看了鐵民一眼，似乎這愛的奴役他是看起的，而笑嬉嬉的把罐子裏的餅乾去拿着吃起來。鐵民真有點怒，眼看着昨天在永安公司買來的一大罐上等餅乾，今天就吃完了。妻這幾天有點病，鐵民在義務的責任上買來了十幾只梨子，這原來是爲了妻的病的，而平凡先生在吃餅乾以後，大吃其梨。鐵民想道：“奴隸！奴隸！我做了愛情

過渡的奴隸，現在又要做平凡的——情敵的——奴隸，一個愛情過渡者真有點吃虧了！”今天的平凡，似乎已經忘去了三天前紅着面孔跑走的故事，對於鐵民的妻，依然顯了他的熱情，熱情而含着一種沉悶的哀苦，但這種哀苦在鐵民的眼光中看來，是平凡欺騙女子的一種手段！中人的笑，嘆聲，談話，鐵民看來，他是完全以妻為對象的。鐵民很想，在平凡的前面，宣佈了他對於妻的態度，是：“承認你倆的愛，你把我的妻帶到陝西去。”然而，鐵民並沒有這種勇氣提了出來。

平凡忽然笑着說道：

“昨天我遇見了華君小姐，麗君太太，可是，愛情都是可憐的，我真要爲了愛情而咒罵着人生……”

平凡的說話，鐵民又以為在表露自己是個富於情感的人，以側面的方法，取得妻的同情……

“唉！華君小姐遇了你也是不幸的呀！”

平凡在這裏吃了飯，坐了一個整整的下午，便走了出去。平凡走到了門前，羸夫來看着鐵民的面

孔而嗤的笑了一聲。原來平凡走後心境已漸趨於平靜了的鐵民，現在受了嬴夫的侮辱，醋與妒的波浪又狂奔起來，不能自禁的胸懷，很氣憤的和妻說道：

“陝西很好，你去嗎？”

“去的，去的。”

“好，你和平凡去，平凡快要回去了。”

“我要和你去。”

“爲什麼呢？平凡愛着你，你愛着平凡的呀！”

“啞？你？什麼話呀！我只愛你，我不愛別人，我從長沙來是爲了你的！”

“哼！我已有了鬍鬚，平凡是個小孩兒，我是個窮漢，……”

“誰不知道你窮？”

“我既然窮你就別要愛我了！”

“你這什麼話呀！你看我是個什麼人？”

“哼！……”

鐵民不再講話，心想：“你愛我，是假的，我的年齡，容顏你都不會愛我！現在你的愛我，是爲的

經濟不能解決罷了！假使你的經濟地位是可能，你也不會和我來同居了！這一種愛情，……哼！你在那一天找到了相當的愛人，我還不是一個愛情的過渡者！”

鐵民想到了這裏說道：

“你愛平凡是我的願意，你現在就和平凡走吧，一個愛情的過渡者真有點可憐！”

“我——不愛他呀！”

.....

鐵民這樣在妻的前面公開的宣佈了愛情的態度以後，問題也就這樣沒有結果的告了一個段落。過了一會兒，妻却說：

“還有錢吧？飯館要錢了！”

“錢！我告訴你說吧，我決不會餓了你，普通的生活我鐵民是能夠擔負的……你在這裏一天，我都盡我一天義務。”

“哎呀！我不過是和你說的！”

鐵民覺得妻太看起他了！他拿了草帽，便走到北四川路去。在書店借了十塊大洋，買了一些用品

到家還剩了七元，便給了五元的飯費。

鐵民拿着袋裏還剩餘的二元大洋，不覺對着自己所住的洋房子發笑，而說道：

“窮光蛋還要老婆呢！”

他大大地吸着紙烟，烟氣繚繞在屋裏。

五

一個糊塗的失去了希望與不去希望的青年，他的生活當然是沒有計劃沒有規律的，甚且他，自己是不知道他自己每天所做的是什麼的，鐵民對於他的妻，也就是一個例了。在引渡麗君太太的時候，在妻來的時候，在經濟源源而來的時候，他當然沒有想到自己生活不穩定的危機。妻在長沙，未到S埠以前，曾寫過一封信給鐵民，說：“我們希望的幸福是永遠的幸福，不是暫時的幸福……假使我們爲了一時的快樂，而爲水門汀上的丐者，龍華道上的餓殍……”當時的鐵民，對於妻的論調並沒有加以注意，並且大發牢騷，說妻是太“布爾喬

亞”了。可是，現在，問題是來了！妻的教訓實驗到目前的事實上來。代妻所做的三件新衣服，已經有了兩件送進了當舖，早晨是廢食的，妻到校上課去的電車費，是借給正明女士的。幾天以前羸夫也說過：

“先生！資產階級的生活能過幾天呢！”

窮困，煩悶，下雨的天，外面不能行走，馬路上的水漲了四尺，電車停開，汽車是要推了走的。悶坐在家裏的鐵民，又找不到出外走走的机会，於是，又把妻來發皮氣了！

“我是不要妻的，我一個人是何等的快樂，現在……唉！”

受了鐵民的氣，只有眼淚中發洩的妻，今天却有點不客氣了：

“什麼？我自己要來的嗎？你一封信，兩封信，……要我到S埠來，我拒絕了你，你却說了一些氣憤而可憐的話，現在我來了，你這樣的欺侮我！唉！你這沒良心的，一個女子已經為你而犧牲了呀！”

“哼！爲了我？我是你愛情的奴隸吧！犧牲者吧！傀儡吧！過渡的小舟兒吧！”

“我真不懂你講的什麼話！”

“不懂？你又不是傻子！你又不是呆子！你愛我是假的，因爲我窮，不漂亮，實在沒有你愛的條件，你愛我是敷衍的，暫時的，你不是有你的愛人嗎？”

“我？我只愛你，我沒有第二個人！”

“平凡不是你的愛人？”

“你簡直殺了我！你這摧殘女性的男子！”

“離婚！我不愛你！”

“哦！我的天呀！……”

妻大哭了起來，在樓下打牌的羸夫和正明女士，跑到樓上來，便解和着這小家庭裏愛情的悲劇。

善於講話，而且講得異常動聽的正明女士，便說出了一大片的大道理來，鐵民倒在椅上，一句話也不說。後來，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便說道：

“正明女士，你的話都是動聽的，我每次都受你的感動；可是我生理有了病態，神經不健全，我

已失了情緒的波瀾，我真慚愧，我不能愛一個女子……”

“……密士特時，我和你說，一個人對於他的夫人，是不能希望過高，或是和人家的妻去比較；假使你是忠實於愛情的，你是不應當奢望的呀！”

“我並不奢望，實在是我生理的病態……”

“這是不盡然的，身體不好，有愛人來安慰你，不健全，有愛人來保護你，病態是不足阻得愛情的呀！”

“正明女士……我真……是這樣……。”

鐵民感着異常的疲困，漸漸闔上了兩眼，他不知道正明女士什麼時候走了，妻是倒在床上的。

第二天是很好的太陽，因為妻昨夜拒絕了鐵民的要求，今晨的鐵民感着煩悶的火，打破了一隻牛奶瓶子！倒在沙發上，幻想着“妻原來是沒有什麼的，我也不一定是個愛情過渡者，只因我的妒與醋，妻受了莫大的摧殘，已感着我們是不能再共同生活下去的了！因了這一點，原來沒有什麼的妻，

或許會走到第二個人的懷抱之中去吧？我不愛我的妻，是真的嗎？哦！我還是丟開了我的妻吧！……”

也許是的確，和靄，柔和，不多講話的妻，在客觀的地位看來對鐵民還算忠實的妻，因為鐵民的生理病態的關係，攻擊，摧殘，便起了一層可怕的反感！雖然，在妻腦中還沒有浮起來找愛人的意識，可是她憎恨鐵民，見了鐵民便有了不快，愛情的潛流，已有着倒戈的危險了！

鐵民在家裏坐了一個上午，妻因沒有電車錢，依然坐在家裏。下午，鐵民想出去走一次，因為找領帶，在妻的箱篋中找到了他從前寫給妻的兩封信，便拿到側所中偷讀起來：

“蘭妹：

此次來上海，意外的得了你的一封來信，使我從已失去了人生的意味的墓道上又回到了人間。妹：雖然有很多關於你使我傷心而至落淚的惡消息，雖然魔鬼向我宣告在這人間已不能再看見你，但自得了你三月廿八日的來信

以後，我總在希望這些不幸的苦澀從我們未來的光明的幸福的途上毀滅，而可愛的上帝，使我倆在最短期間能夠晤面。妹：爲了你，我已抱了一個絕大的犧牲，我已將一切的職務辭掉，在上海找了一所樓房，預備我們新生活的開始，而幸福的神來惠臨我們。

我的短篇小說集光明的天已見過了嗎？這集內的作品都是紀念你的！所以，我自別你以來，至今我仍然在留戀你，愛你，只要我是在人間，我們的愛泉是沒有涸枯的一日。我覺得你的溫柔，和靄，文藝化了的個性，是幫助我一切的滋品；我的成功，少了你是不行的！

最近我又著了一本書，名死與生，已由××書局付印，不日出版，這本書也是紀念你的：第一篇死，便是得了長沙朋友說你已不在人間（討厭的東西，這傢伙爲什麼要在前面說這樣不幸的話？），流着眼淚，滿含悲憤而寫的！妹：我對你是如在墓道上徘徊的旅客盼望同生之神來臨是一樣的深摯！妹：請你別要辜負

我，請你愛我，請你別要棄我，請你將我從墓道上引了回來！前次寫給你的信收到了嗎？請快快的告訴我，我如信徒跪在上帝前面，乞望上帝賜與幸福是一樣地在盼望着。我只要得着你的回信，我就寄路費來；你可和你的哥哥同來。

我正在做一篇長篇小說“時代的囚”，計劃是由我脫離家庭以後，一直到現在的事跡完全搜攏來，你當然是我描寫的人物中的一個重要對像。這集計分三部，中部和下部便重於在描寫你和我了！妹：快點來上海，這集子還希望你幫助修改和抄寫呢！你是一個富於文藝天才的女性，你一定能幫助我。你的來信便是文藝天才的調句，使我久已平靜了的情波忽地遇了春風的吹拂而流動與跳躍活潑起來。過去，我過於放棄文藝了，所以很對你不起，我倆沒有一同在文藝的波流上飄飄過，然而這是我們復活的時候了，光陰是很快的。妹，別要放棄我們這幸福將要到來的時期。

雖然是初夏，上海的地方雖然浸在十丈紅塵之中，但是外灘公園的江景，法國公園的夜色，半松園的溪邊，都有我們情流深深地藏在，幸福在向着青年情人們舞蹈着。妹：來！別要放棄這幸福將要來到的時期。

我已不能來長沙，這是你知道的，但希望你一定來上海呀！因為我很興奮，竟不能再寫點情話來安慰我的妹妹，而我一片熱血，躍跳的心，實在就在這幾點……
……裡。

寫到這裏，我重行展開你的芳箋來讀，不覺滴了兩顆豆大的淚，而含笑地在你芳箋上深深地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末了，我請我的妹，接受我的吻。你讀到了這裏，請你用你櫻桃紅的小唇，吻着我的名字，我的生命將在你微笑的唇邊舞蹈而躍跳。

祝你的美麗永遠留存在人間!!!

你的哥哥鐵民上

蘭：

七月二十日發的信已收到。

來信說我的語氣有點“怪你”，妹，我不怪你，你是我最愛的妹妹！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更不會怪你。我只有怪我自己，不能以誠懇的意志，來看待我的妹妹。

妹說：“我真放心不下，”這裏是充滿了女性的愛，我說這是母親的慈愛，是我熱激的情感漲流時的叫喚，但決不是有其他不好的誤會；妹真誤會了！

總之：我倆的感情，假使不含有其他條件，只有赤裸裸的‘愛’，那末，妹，我們在信上關於意見的解釋，充滿了我們懷疑的態度，妹，這是很不對的！這實在是我們愛的破裂的痕跡，是很危險的。妹，我們不應當這樣的懷疑，我們應當沉醉在愛的泉源裏。

來信中，充滿了崇拜歐美各文明國的態度，我有點不大以為然，這一種文明，是“布爾喬亞”的文明，是屬於一部份人類的，不是全體的，

換句話說，不是平等！布爾喬亞可以享受這一種文明，普羅列塔利亞便不能享受這一種的文明，所以我對於歐美的“文明”，不大醉心。進學校的問題，我不敢參加意見，學音樂似乎太個人主義了！“民衆的音樂”，這恐怕不是在最近所能成功的。你本有文學的天才，我看你還是學文學的好。

你的譯作，只見了一段，也不敢加以批評，看了全部再說吧。你對於亞利瑪夫人的見解，我很敬佩，可是理想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似乎亞利瑪夫人在經濟的支配條件之下，便慷慨的這樣做，倒還可以代表一般的夫人。“我不是一個怯懦的女子”，這句話從你可愛的唇邊傳達出來，是何等的動人！但我希望你這一種勇氣不是感情的，是理智的，不是一時的，是永遠的！

在這幸福方面，當然你有幸福的歌音，雖然說：“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你的幸福什麼時候可以給我？蘭：我希望你別要欺騙

我，使我在黑暗中幻想着我的光明。

來南京後，派代表來，代表？我不要你派代表來，你不是常有代表來談？今天你的來信，不就是你的代表？最好，你也應當到上海來一次。雖然我們在“永久的戀愛”的條件上，或者有點幻滅的痕跡，然而我們生命史上已經演成了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輾轉顛沛相別的二年中，在我們嶽麓山上半日的幽會裏，在我們千里飛鴻的音波上，妹，我們也應當再見一次，在法國公園，在半淞園，在黃浦灘上，我們也應當歡樂一次，我們更爲了今後各人前途的渺茫，命運的操縱，幸福與否，也應留在互相的擁抱中大哭一次！也許，我們在這生命史中第二次的見面，便是我們最後的訣別也未可知。

天津的朋友昨天已到上海來找我，我應當要回到天津去，但是，我想起了快要到上海來的妹妹，我應當爲妹妹作最後的犧牲，所以我很堅決，沒有回去。妹！你應當記着，是爲了你，

我是爲了你！

暑天的天氣，異常熱炎，我簡直很少有時間作小說，近來更以“明天月刊”編輯之忙，和校中一小部的事務，差不多很可憐！

從朋友那邊回來，已夜間兩點鐘了，匆匆地給了你這樣一封覆信。祝你和天使在快樂的流波裏舞蹈着。

你的鐵民上

蘭：

今天見了你的來信，並且見了你的肺腑，很爽直的小妹妹：

你的對於前途的猜度，很對。不過，自得了你這封信來了以後，我完全斷絕了一切幻想，而只承認你是我的朋友。哼！好了你的信來得早，慢一點鐘我就少了二十元的浪漫費！告訴你吧，我的長篇“時代的囚”已由亞當書局採用，送來了一百五十元大洋，但我只支了一百元，餘五十元預備等你到上海來的一切招待費。在一百元內，想寄二十元給你，但得了你

的來信，我的熱血冷了，預備將這一點的腦汁費用在跳舞場上去，不再來籌劃我的小家庭了！

妹：很對！你的哥哥都很有希望，你也有希望，的確，在最近的十年以內，也許你們可以在社會上建築你們美麗之宮的，但十年以後，（不一定以十年為標準）社會上又到了一個怎樣的狀態，那是不得而知的！你的美麗之宮那時是否不倒塌，我可是不能擔保！你真是增加了我的勇氣，使我對於金錢的崇拜比崇拜你還增加了熱度，我真羞！一個資產階級的小狗兒！

蘭：得了你這封信，我真愉快，我回憶你以前為什麼愛我！上帝不給我的幸福有何辦法呢？我的官職却被丟掉了！可憐！不過，我自離職以後，假使我不要臉皮，還想弄一官半職，也有把握！然而，我以為這種不要臉的行爲，比我賣衣服還要可恥！

“死與生” 你沒有看見廣告，很懷疑我說謊，

蘭：我個性很直，並不會說謊，死與生的稿費是拿來了，可是印起來要一個多月呢！書沒有印好就登廣告，這種書局是不懂得營業方法的！

爲了你，我想做幾篇小說——時代的囚，墓塚，戀愛與犧牲，(從前的)……——現在還在努力，可是得了你的這封來信，我也不願意多寫了。

老實說：爲了你，我有了很大的犧牲，我這次偷來了上海，(我在上海的地位也已搖動。)給各方面以不好的批評，我精神上受了痛苦比在水火之中還甚！但我怎麼樣？是忍耐！我爲什麼要忍耐？爲了我的愛！

可憐，我既不是大學生，又未出過洋，A B C也不知道，在現代社會中生活的程度當然是不夠的！更不能來養我的妻子了！不過，近來在著作界還有一點希望，幾個書局裏倒還要我的稿子，光明的天，已再版了，(在印刷中)我對於我的前途很高興。

不過，一個人，生在世，爲了飯盃而生活着。進步一點，爲了愛人，妻，子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的意義！得了你這封來信，原想即晚回到天津去，想到正在罵我“逃走”的朋友們前面去哭訴一次，但是，既然有一百元，而且置了一點傢俱，不如在上海浪漫幾天再說！今晚，白宮飯店的露天跳舞廳是要去的了！我還想和你在上海作最後的晤別，我還要看一看長沙別後鏡子女士的紅顏增色呢！爲了這，我又拿起筆來，寫着我的小說。

蘭：書局還有有五十元的招待費，那是爲你的，你來後，影戲場，西菜館，是要陪你去的了！（以朋友的資格相招待）假使我的近作能夠完成，那末，我的招待費又可多了一點。不過，這次的招待，是很滑稽，是很悽楚，是我們今後永別的葬禮。

爲了你的來信，我又寫信到天津去，請天津朋友們恢復我的職務，不再企求我的幸福了！假使天津來信拒絕，那末，妹：哼！我只有兩條

路，一條是積極——做我的文章——一條是……未見得是如此吧了，因為我還有一點勇氣。

來信說得很漂亮，“要在社會上做一個人，”對，真對，做一個人！可是，怎樣便是“一個人”？坐汽車，住洋樓，吃大菜，……就是一個人嗎？不見得，我以為水門汀上的餓殍，龍華道上的乞者，他們是一個人，他們比“闊者們”光明一點。妹妹，我們求的“光明”，便是潛伏在這裏。假使，我們是二十世紀潮流中所激蕩的青年，似乎我們應當拿出我們的勇氣來！水門汀上，龍華道畔，如果真有我們的蹤跡，這也許是時代的福音。可是，人們誰不是自私自利的？我真覺得這是羞恥！

誰在社會上不想“自立”，“不依賴別人”，“做一個所謂人”，然而，偷兒，丐者，盜，匪，為什麼會產生？難道他們自己不願意“自立”，“不依賴別人”嗎？不是的，社會問題就在這裏！社會是天天的變遷了，小資產者已經開始破產，

而社會上生活程度却一天天的向着高處去，在上海智識階級(包括大學生)中失業者不知多少!難道我們還在做謎夢?“自立，飯盃，生存，……”老實說，一句話，二十世紀的今天，個人主義實在是人類的羞!這次我為你來上海，放棄了我的職務，朋友們的詆毀，這是應當的，但我料不到我是有如此不幸的終局!我在此便得了一個教訓，便是我們不應當向着個人主義的途上走!來信中給了我充分的個人主義的教訓，也許最近的長沙，你住得太久了!你到上海來，灌輸一點新鮮空氣，洗淨一回腦筋，這倒也是需要的!

你很恐怖前途的痛苦，不錯，痛苦，然而，二十世紀的今天，是應當要痛苦的，在這一個時代……我們不要痛苦，然而痛苦却不放棄我們!要知道：二十世紀的今天，無論是誰，痛苦還沒有跑到我們懷抱中來呢!然而快了!我們能担保社會會這樣死沉下去嗎?我們能擔保世界第二次大戰不起來嗎?今年的江皖浙各

省，出了很多的蝗虫，大荒的時代是來了！帝國主義在鬧着明爭暗鬥的把戲，赤色蘇俄野心那樣的大，世界二次大戰的旗幟已豎起來了！妹：二十世紀今天的我們，實在是過於苦痛了！老實說：世紀的明天（廿一世紀），我們便要不可推測我們那時是怎樣？
妹：放大你的眼光，向着光明的路上走！打消個人主義！（維持個人生活總還容易）……
……”

鐵民讀到了這裏，不知爲了什麼，怒火沖流了全身，他咬了牙齒，睜大了兩眼，將所有的信完全扯碎丟在便桶裏。鐵民走到了房中，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妻在流着眼淚，而平凡坐在妻的榻前給她的安慰！鐵民呆兀了五分鐘，吐了口氣，拿了草帽便向公園走去。

時間已近黃昏，街道上已閃耀了電燈的光明，鐵民正走到了公園的門外，正遇到了華君女士，華君女士說道：

“噫！是密士特時嗎？好久不見了！”

鐵民睜了兩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了華君女士半天，心想：

“真滑稽，一月以前我曾過渡麗君太太爲我的肉感情人，尙未成功，現在我的妻却已成他人的過渡者了！”

鐵民不覺流下淚來。華君女士很詫異，說道：

“聽平凡先生說，你的妻來了呢？”

鐵民顫抖着，握着了華君女士的手，說：

“唉！妻來以後！”

鐵民感着了華君女士肉的芬芳。

一九二八，九，十七日脫稿於貧民樓。

